



经济及社会理事

Distr.
GENERAL

E/CN.4/1997/6
28 January 1997
CHINESE
Original: SPANISH/FRENCH

人权委员会
第五十三届会议
临时议程项目 10

在世界任何地区、特别是在殖民地和其它未独立国家和
领土上人权和基本自由遭受侵犯的问题

特别报告员罗伯托·加雷顿先生根据委员会
第 1996/77 号决议编写的扎伊尔人权情况报告

目 录

	<u>段 次</u>	<u>页 次</u>
缩略语.....		4
一、导言.....	1 - 30	5
A. 特别报告员的任务.....	1	5
B. 特别报告员的活动.....	2 - 17	5
C. 扎伊尔政府与特别报告员.....	18 - 23	8
D. 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扎伊尔办事处.....	24 - 25	9
E. 扎伊尔的国际义务.....	26 - 30	9
二、一般背景资料.....	31 - 38	10

目 录(续)

	<u>段 次</u>	<u>页 次</u>
三、人权与民主.....	39 - 55	11
四、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	56 - 111	14
A. 生命权.....	59 - 72	14
B. 身心健全权.....	73 - 79	17
C. 人身安全权.....	80 - 81	18
D. 人身自由权.....	82 - 87	19
E. 隐私权.....	88 - 89	20
F. 受到公正审判的权利....	90 - 95	21
G. 见解和言论自由.....	96 - 100	22
H. 结社自由... ..	101 - 104	23
I. 集会自由... ..	105	24
J. 个人尊严权.....	106 - 110	24
五、享有国籍的人权... ..	111 - 138	25
A. 1971 年前的立法.....	114 - 117	25
B. 1971 年和 1972 年的法律	118 - 122	26
C. 1981 年 6 月 29 日第 002 号法律	123 - 127	27
D. 临时宪法... ..	128	28
E. 国际法原则.....	129 - 133	28
F. 问题的现状.....	134 - 136	29
G. 作为政治惩罚的剥夺国籍.. ..	137	29
H. 行使其它人权.... ..	138	30
六、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	139 - 148	30
A. 教育权.....	141 - 145	30
B. 健康权.....	146 - 147	31
C. 工作权.....	148	31
七、儿童情况.....	149	32

目 录(续)

	<u>段 次</u>	<u>页 次</u>
八、妇女情况.....	150 - 151	32
九、少数民族情况... ..	152 - 156	32
十、难民营的情况... ..	157 - 163	33
十一、北基伍的冲突... ..	164 - 169	35
十二、南基伍的武装冲突... ..	170 - 209	35
A. 背景.....	170 - 179	35
B. 冲突的扩大.....	180 - 189	37
C. 侵犯人权和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 ..	190 - 207	39
D. 使用儿童.. ..	208	43
E. 享受接受人道主义援助权利的障碍.....	209	43
十三、结论和建议.....	210 - 240	44
A. 一般性结论.....	210 - 225	44
B. 建议.....	226 - 240	46

缩 略 语

UNHCR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难民高专)
HCHR	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人权高专)
AFDL	解放刚果——扎伊尔民主力量联盟(民主力量联盟)
AZADHO	扎伊尔保护人权协会(保护人权协会)
CHR	人权委员会(人权委员会)
CENSURE-Z	监督扎伊尔选举中心办公室(监选办公室)
CERD	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无缩写)
CNE	国家选举委员会(国家选委会)
CNPPDH	促进和保护人权国家委员会(国家人权会)
CNS	国家主权会议(主权会议)
DSP	总统特别保卫师(近卫师)
FAR	卢旺达武装部队(卢旺达军)
FAZ	扎伊尔武装部队(扎伊尔军)
FPC	权力集团政治力量(政治力量)
GC	人民防卫队(民防队)
HCR-PT	共和国最高委员会——过渡国会(最高委员会——过渡国会)
MPR	人民革命运动(人革运)
NGO	非政府组织(无缩写)
PALU	卢蒙巴联合党(卢蒙巴党)
PANADI	综合发展民族主义党(综发民族党)
PDSC	基督教民主与社会党(基督教民社党)
SARM	行动与军事情报处(行动情报处)
UDI	独立民主主义者联盟(民主主义者联盟)
UDPS	民主与社会进步联盟(民社联)
UFERI	独立联邦主义者联盟(联邦主义者联盟)
USORAL	激进反对派及盟友神圣联合会(神圣联合会)
VSV	无声者的声音(无声者的声音)
ZCSO	扎伊尔难民营安全行动(难民营安全行动)

ANEZA、GEAPO、MUUNGANO 和 SYEZA 为非政府组织名称，仅用英文缩略语。

如果未标明年份，则可假定其为 1996 年。

一、导 言

A. 特别报告员的任务

1. 人权委员会在 1994/87 号决议中决定审议扎伊尔的人权情况，为此设立了特别报告员。它在第 1995/69 号和第 1996/77 号决议中赞赏地注意到特别报告员的各份报告，决定继续审议这一问题，并延长特别报告员的任期。本报告是第三份报告，叙述 12 月 21 日以前的情况。

B. 特别报告员的活动

2. 在本报告所述年度，特别报告员于 9 月 9 日至 13 日在布鲁塞尔于 11 月 25 日至 26 日和 12 月 9 日至 13 日在日内瓦举行了各种磋商。他在磋商中访问了大量的政治领导人、国际人权组织成员、科学家、地理学家、历史学家、记者和扎伊尔动态分析专家。他会见了扎伊尔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和扎伊尔总理人权顾问。

3. 他于 5 月 30 日请求扎伊尔政府邀请他 10 月 14 日至 26 日访问扎伊尔，并于 7 月 24 日和 9 月 17 日再次提出请求。10 月 2 日，扎伊尔政府同意访问，但告诫说本报告应客观地反映调查结果。

4. 在扎伊尔逗留期间，特别报告员访问了金沙萨、戈马和布卡武，在后两个城镇武装冲突已经开始。由于联合国人员安全的原因，它无法前往乌维拉。它在戈马访问了一个俾格米人或巴特瓦人社区。

5. 它在扎伊尔与以下官员进行了会谈：副总理兼下放权力部长 Kamanda Wa Kamanda 先生、司法部长 Nsinga Ndjuu 先生、外交部副部长 Lokondo Yoka 先生、最高委员会——过渡国会第一副议长 Anzuluni Bembe 先生和第二副议长之一 Lutundula 先生、总理内阁人权代表 Salomón Tudieschi 先生、北基伍地区副区长 Athanase Kahanya Kimuha Tassi 先生、戈马市长 Mashako Mamba Sébi 先生和南基伍区区长 Kyembwa Walu Mona 牧师。

6. 由于国家人权会主席不在，它两次单独会见了委员会的三名成员，即 Salomón Tudieschi、军事法官 Mbidi Nikéni 少校和记者代表 Bokoko Maurice Blondel。

7. 它还与国家选委会主席团举行了工作会议，主席和副主席 Bayona Bameya 和 Kasongo 出席。

8. 它还与戈马天主教主教 Mgr. Faustin Ngabu 举行了会谈。

9. 它会见了联合国各机构的代表，如难民署在布卡武和戈马的代表团、开发计划署在戈马、布卡武和金沙萨的代表团，以及联合国选举援助团团长。

10. 它接见了以下非政府组织的代表：Association des cadres pénitentiaires du Zaïre, 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avocats et magistrats défenseurs des droits de l'homme, Association Liberté, Association MUUNGANO, Association nationale des entrepreneurs zairois (ANEZA); Association pour la protection des droits de l'homme (APDH); Association zairoise de défense des droits de l'homme (AZADHO); Campagne pour la paix; CARITAS-Bukavu; Centre des droits de l'homme et du droit humanitaire; Centre d'information, de recherche et de solidarité avec le Zaïre, Centre pour la formation et la protection des droits de l'homme (CFPD); Centre zairois de l'enfant et de la famille; Collective des Associations de défense des droits de l'homme au Nord-Kivu (CADHO-Nord-Kivu); Commission électorale indépendante; Commission justice et paix-diocèse de Goma; Comité pour la démocratie et les droits de l'homme (CDDH); Conseil national des associations pour la démocratie et les droits de l'homme; Conseil pour la paix et la réconciliation (COPARE); Conseil régional des ONG (CRONG); Corps de volontaires observateurs du Zaïre; Défense internationale des enfants, Eveil de la Femme; Fédération des droits de l'homme; Fédération pour la défense et la protection des droits humains; Femmes chrétiennes pour la démocratie et le développement; Femmes et enfants pour les droits de l'homme-Kasai Occidental; Fraternité nationale des prisons au Zaïre; GEAPO-Sud-Kivu; Grande vision; Groupe Amos; Groupe des volontaires pour la paix (GVP); Groupe Jérémie; Héritiers de la justice; Institut de recherche pour la paix, Légion d'amitié pour la paix et la solidarité entre les peuples; Les amis de Martin Luther pour les droits de l'homme-Kisangani; Ligue de conscientisation des électeurs; Ligue des droits de l'homme au Maniema; Ligue des droits de l'homme-Zaïre; Ligue des électeurs; Ligue nationale pour les élections libres et transparentes; Ligue zairoise de défense des droits des étudiants et des élèves; Ligue zairoise des droits de l'homme (LIZADHO-fédération Sud-Kivu); Ordre des pharmaciens; Paix pour les déshérités; Programme national de prévention, de lutte et d'assistance humanitaire aux victimes de catastrophes; Promotion de la démocratie et protection des droits de

l'homme; Societie civile-Campagne pour la paix au Nord-Kivu; Société civile SYEZA-Sud-Kivu; Société internationale pour les droits de l'homme; Toges noires; Voix des sans voix (VSV).

11. 它还接见了金沙萨班亚穆伦盖族的代表、维龙加农民协会主席以及被最高委员会——过渡国会解职的议员 Shinga Rwarabuba 和 Rémi Kalégamire。

12. 它还会见了一些政治领导人，如神圣联合会主席、南基伍地区基督教民社党和民主主义者联盟主席、综发民族党主席(它还充当卢旺达和布隆迪流离失所者家属的代表)，以及前总理 Etienne Tschisekedi 内阁的成员。

出访卢旺达

13. 根据人权委员会的请求，特别报告员在报告中分析了种族冲突特别是北基伍地区种族冲突的情况。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获悉这一冲突的某些情况后，要求特别报告员访问这一地区。令人遗憾，特别报告员没有收到所需要的邀请，他只好于 7 月 6 日至 12 日访问了卢旺达吉赛尼镇，那里聚集了成千上万的扎伊尔难民。

14. 于 7 月 30 日起草的关于这次访问的报告(E/CN.4/1997/6/Add.1)，阐述了北基伍地区目前的事态发展，并提请注意由于所谓的“班亚穆伦盖族”被剥夺扎伊尔国籍，也由于他们可能作出武装反应(见第 110 至 116 段)，南基伍地区很可能爆发一场战争。只过了一个多月以后，本报告后来叙述的事件就发生了。

大湖地区国家问题特别报告员之间的协调

15. 法外处决、即审即决或任意处决问题特别报告员、布隆迪人权情况特别报告员和本特别报告员在各自报告中(E/CN.4/1996/4/Add.1,第 121 段;E/CN.4/1996/16,第 170 段;E/CN.4/1996/66,第 138 段)都主张负责该地区人权情况的官员密切合作。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欢迎这一建议，于 1996 年 1 月 18 日和 19 日召集三名特别报告员开会(见 E/CN.4/1996/69)。

16. 三位特别报告员于 5 月 28 日再次举行非正式工作会议，会议没有编写报告，但人权高专建议它们联合访问这三个国家，由于财政原因没有成行。

17. 鉴于该地区冲突的形势，三位特别报告员经电话协商同意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要求扎伊尔当局避免任何诱发暴力的言行，保证该领土居民的安全，并按国

际法解决国际问题。他们还要求国际社会采取步骤，避免酝酿中的人道主义灾祸，促使当事方之间进行对话，并强调有必要召开一次人权委员会特别会议分析太湖地区的总体局势。

C. 扎伊尔政府与特别报告员

18. 4 月份曾建议国家电视公司不要提及特别报告员提交人权委员会的报告；特别报告员的访问推迟了五个月才获批准；尽管发出了两份备忘录，但仍未收到访问基伍的许可；在与金沙萨当局联系的过程中遇到了重重困难；邀请中附加了告诫，所有这些都说明该国政府对特别报告员的活动充满疑虑，指责特别报告员缺乏客观，怀有成见。内政部长兼副总理 Kamanda wa Kamanda 和内阁人权代表 Salomón Tudieschi 以他们特有的坦率和豪爽性格表达了他们的这类意见，还抱怨特别报告员没有报告进步情况。特别报告员指出报告肯定提到了一些进步(见第一份报告第 15、187、209 和 251 段；第二份报告第 30、46、51、63、87 和 131 段)，但他们说评价进步不应参照前一年的情况，而应参照 1990 年 4 月开始向民主过渡之前的情况。特别报告员不同意这一意见，尽管他承认从国家党制度向多党制度转变是一个进步，这一转变在一个每天都发生变化的领域可能一时阻碍进步。

19. 事实上，对本特别报告员的指控与人权委员会认为——用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235(XLII)号决议第 2 段的话说——有一贯侵犯人权行为的国家政府对特别报告员通常提出的指控相同。

20. 特别报告员为表明他的客观性，向当局提出了许多只有通过政治意愿才能执行的措施，如 (a) 赦免被司法机关判处死刑但多年一直等待总统赦令的囚犯；(b) 所有政治集团都真正自由地利用国家电台和电视台。

21. 此外，特别报告员提出在本报告附件说明据称所取得的进展。令人遗憾，这些措施没有被采纳，所建议的附件的意见也没有被接受。

22. 特别报告员向该国政府发出了 7 份来文——是所收到的许多来文的一部分，包含了 115 起据称侵犯人权的案件。他还就其他 8 起案件采取了紧急行动，有时是与其它特别报告员一道采取的。

23. 本报告作者、法外处决、即决处决或任意处决问题特别报告员、任意拘留和被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都没有收到任何答复。

D. 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扎伊尔办事处

24. 特别报告员在第一份报告中提议在扎伊尔设立一个有两名专家组成的办事处，负责监督那里的人权情况，向特别报告员提供信息，向扎伊尔公民社会和国家提供技术援助(E/CN.4/1995/67,第 277 段)。委员会决定研究这项特别报告员在第二份报告中着重强调的建议(E/CN.1996/66,第 9 至第 11 段和第 134 段)。

25. 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与该国政府进行了多次谈判后，于 8 月 21 日签署了一项协议，于 12 月 10 日由司法部长参加象征性地举行了办事处成立典礼。

E. 扎伊尔的国际义务

26. 头两份报告都提到了扎伊尔加入的国际条约，并提到了《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所遇到的不正常情况。事态发展证明特别报告员是对的。3 月 18 日，扎伊尔最后交存了批准书，但没有做第 22 条所述的关于个人或代表个人提交来文的宣布。

27. 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盟约》应于 1988 年提交的第三份定期报告尚未提交，由于该国 1990 年开始的过渡，人权委员会 1990 年 7 月就第一份和第二份报告提出的意见已不再适用。

28. 本应于 1988 年提交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的首份报告最后部分至今尚未提交，而且以后没有提交其他报告。

29. 1995 年向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提交了第 3 至第 9 份报告(见第二份报告第 12 段)，1996 年提交了第 10 份报告。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八月份审议了所有这些报告(见 A/51/18)。它感到遗憾的是，两份报告都没有关于实际执行公约条款的具体资料(见第 510 段和第 529-535 段)。

30. 鉴于基伍发生的事件，应该指出扎伊尔是 1949 年四项日内瓦公约的缔约国，但不是 1997 年各项附加议定书的缔约国。

二、一般背景资料

31. 关于扎伊尔、其体制和政治发展的一般背景资料可见于特别报告员第一份报告的第 23 至第 84 段和第二份报告的第 15 至第 22 段。一些基本事实叙述如下：

- (a) 人口超过 4,000 万，约包括 450 个民族，有些民族被称为原居民，有些是殖民主义时期之前或之中自愿或被迫迁移来的。他们讲 200 多种语言(其中四种官方语言和一种全国通用语言)。扎伊尔于 1960 年获得独立，自 1965 年起一直由蒙博托、塞塞、塞科元帅领导。
- (b) 1990 年 4 月 24 日，开始向民主过渡，最终接受多党制和多元化主权会议。当令人失望地结束时，政府的行政部门仍然掌握在蒙博托总统和经最高委员会——过渡议会选举产生、非属于总统派别的另一派别(即反对派)的总理手中。这种事态发展最后必然造成民主派别的分裂，一派是总理所属的派别，另一派是不认为由他代表的派别。这些当局和最高委员会——过渡议会(不是选举产生的)应该领导人民在 1995 年 7 月 9 日前走向民主，而这一日期又被延长两年。
- (c) 上述当局都不是选举产生的，但选举产生的当局(国家元首和某些最高委员会-过渡议会成员)的任期已于 1991 年结束。
- (d) 现实是，实际权力掌握在总统手中，他对扎伊尔武装部队拥有任意的控制权，武装部队成员可以不受任何惩罚。¹

国家人权机构

32. 如第二份报告所述(第 21 段和第 135 段)，1995 年 5 月 18 日创立了国家人权会，邀请非政府组织、大学和教会参加。国家人权会完全不为广大公众所知道，外交部长和总理 1995 年说这是一个独立的机构，遵行人权委员会第 1992/54 号决议和大会第 48/134 号决议的原则时，是首次提及它。

33. 国家人权会的实际建立是一年以后，即 5 月 29 日。特别报告员与它的三位成员谈了话，并就它的组成、权力和职能请教了许多非政府组织。

34. 该委员会有 22 名成员，其中一半是国家官员(各部干部、法官等等)，另一半是专业、企业、工会、教会和其他团体的代表。但是，有人说后一半人包括它的主席 Luntandila Ndala Zafu 牧师(他也是人革运理事会成员)在内大多都与政府有联系。

35. 非政府组织认为不欢迎它们参加。关于成立国家人权会的政令提到了有 20 名国家和非政府组织代表，但没有说维护人权委员会会有两名代表。维护人权委员会

是一个享有盛名的第二类非政府组织，它不知道可以提名，也没有应邀出席开幕式。当它获悉这项政令时，提交了两名候选人，但仅收到了“收讫”。之后，保护人权协会和无声者的声音也只被告知全会将指定非政府组织的成员；此外，没有任何其他情况。

36. 人权问题的非政府组织还就此询问了副主席之一。他说他是大赦国际扎伊尔分部的主席，但分部未获总部的承认，而且也不能在国内采取行动。

37. 三名理事抱怨资金不足。国家人权会只有一个欧洲国家使馆捐赠的一些设施。记者 **Bokoko Maurice Blondel** 认为，一个侵犯人权的政府不会提供这些资金。他还说，国家人权会没有得到总理的接见，“难以想象，我都不能到武装冲突肆虐的基伍去采访。”

38. 甚至人民都不知道国家人权会是要做什么的。

三、人权与民主

39. 特别报告员强调尊重人权和民主之间的密切关系，他说民主本身就是一种人权。他还表示遗憾，没有人民参加达成协议可能将过渡推迟到 1997 年。他指出，对政治阶层的信任已经丧失，因为它们不执行主权会议的指令，而且在总共 24 个月延长期的头 8 个月只完成了选举应完成的工作之一，即在全国人民漠不关心的情况下批准了成立国家选委会的法律。他认为 1995 年是民主事业“失去的一年”，1995 年 10 月的计划“已落后于 1995 年的时间表”，在 1997 年不到 4 个的月的时间里举行一次选举不现实”（见第二份报告第 57 至 62 段）。

40. 1996 年似乎也是失去的一年，原因不仅仅是 9 月份开始的东部冲突（问题在那之前早已存在）；扎伊尔人民将十分失望。

41. 根据 1995 年的时间表，应于 10 月建立国家选委会，但实际上 1996 年 1 月才成立，3 月 18 日才选出官员。协调各宪法草案的工作本应该在 1995 年 11 月开始，仅直到 1996 年 7 月才召开最高委员会——过渡议会会议讨论案文，10 月才批准这项案文。此外，对负责选举人口普查人员的培训本应 1995 年 12 月开始，但迄今没有任何动静。

国家选举委员会

42. 国家选委会的建立是举行选举的唯一实际进展。但是，它没有得到政府的资助，它辜负了社会的期望，它没有做出预期的进展，它没有制定出实际的选举时间表。最为严重的是该委员会成员的心态。

43. 关于第一点，副主席 Kasongo Nyamvie Tambu 说，10 月政府只拨给 7% 的预算，12 月 14 日拨给 14%，无法使它履行职能。总理 10 月 16 日答应拨款 100 万美元，至今没有兑现。

44. 关于第二点，接受访谈的非政府组织说，根据与主权会议达成的协议，国家选委会应由整个社会而不是由政治党派组成。它们还说，“国家选委会的所有成员都是任命的，或因为他们的政治联系，或因为他们是军人或政客的依附者，所以不代表公民社会(蒙博托分子 22 人，奇克塞迪分子(tschikese dists)22 人)，国家选委会是政治阶级的另一个机构。”这是人民表达的一种失望：1996 年应该建立独立的选举委员会，尔后建立监选办公室，向公众宣传他们的权利，监督选举进程。

45. 国家选委会说，法律不要求公民社会的代表参加，选委会的成员保证了它的独立性，许多人不是政治斗士，而是社会团体的代表，“因为与主权会议一样，公民社会也分为亲政治力量派和亲神圣联合会派。”

46. 总体而言，取得的进展令人失望：议会中没完没了的辩论又在国家选委会中重复，例如选举主席团成员就需要两个月时间，而且没有建立地区委员会(金沙萨委员会在八月建立)。基本案文(人口普查、民意调查和选举)的讨论旷日持久，与过渡时期的时限完全不成比例。

47. 4 月 17 日，国家选委会制订一份时间表。本来决定于 11 月开始人口普查，但至今还没有进行。对《宪法》进行公民投票订于 11 月，后推迟到 2 月，看来也难以进行。这之后是大选，总统和议会选举为 1997 年 3 月，省级选举在 6 月，市级选举在 7 月。毫不奇怪——更为严重的是大家都漠然置之，国家选委会主席 7 月 17 日说过渡期于 1997 年 7 月结束没有任何把握。由于东部的武装冲突，对选民的试验登记工作推迟到 1 月份。在本报告脱稿时，国家选委会正在研究一个新的时间表。

48. 特别报告员尤感不安的是主权会议和政治阶层的态度。主席团说的第一句话是，“扎伊尔已经做了国际社会要求它做的事，即批准了有关的法律案文和财政捐款。现在球踢到国际社会那一边了，它应该提供必要的资金。”在政治领导人的心目

中，实现民主化、建立基于法治的制度、确保尊重权利和自由，只是对外界压力的反应，不是扎伊尔人民的道德和政治义务。

49. 国家选委会的缺陷迫使委员会副主席 Georges Nzongola Ntalaja 出于类似的理由辞职，即较少政治化的阶层希望公民社会更多地参与。

宪法辩论

50. 10 月，最高委员会-过渡议会批准了一项宪法草案，准备付诸公民投票。当时出现了两种相反的意见：民主派支持主权会议的草案和意见，而亲政府的人员拒绝接受大部分草案和意见。一般而言，政治力量的观点获得胜利。于是，制度是半总统性质的，不是主权会议希望的议会制。总理将由国家元首在大多数人提出的名单中选择和任命。总统可罢免总理(根据主权会议的案文，应由议会选举，不能由总统罢免)。而且，主权会议议定的联邦制度性质将加以改变，国名不再是刚果，而是扎伊尔联邦共和国。²

51. 特别报告员获悉，只是为表面原因，才说就主权案文的草案进行公民投票。

52. 对宪法进行公民投票的法律(定于 2 月举行)已获得批准。选举条例有待通过，但是在宪法复决以后。

53. 令人遗憾，根据 1981 年法律被剥夺国籍的人的国籍问题，以及采取何种措施防止持有被驱逐扎伊尔人身份证的难民非法投票的问题，都没有在全国进行讨论(E/CN.4/1997/6/Add.1,第 126(c)段)。

侵犯议员豁免权

54. 特别报告员在处理第四章所述各种侵犯人权案件时，提请注意某些侵犯议员豁免权的案件。所涉人员一定是对总统采取了批准态度，他们或是反对派成员，或国家元首“政治家庭”的成员。特别报告员认为，这些侵权行为极为严重，因为它们反映了与向民主过渡进程不相符合的独裁政治，使人对最终实现基于法治的国家的未来忧心忡忡。

55. 3 月 6 日，当反对派在人民宫(最高委员会——过渡议会所在地)举行会议时，与会者尽管有议会豁免权，但仍遭到士兵的毒打。

四、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

56. 特别报告员做了专门调查，以确定哪些社会阶层发现人权情况有所进步。无论是受害者、人权工作者，还是当局，都说没有多大改善。当局只提到建立了国家人权会和国家选委会，这个问题已经谈过。特别报告员还注意到立法的一个进步——尽管还没有变成行动，即过渡议会通过了新闻法，这一问题将在以下讨论。

57. 政府曾许诺特别报告员将就这项议题提交一份报告，但从未交到特别报告员手中。除了当局，在该国内外接受采访的所有人都异口同声地说：尊重生命权、身心健全权、其他自由方面都没有进步，甚至有一些倒退。不受惩罚仍然盛行。

58. 以下各段列出本报告所述期间发生的具体侵犯人权案件，应加在访问卢旺达报告所述的案件之中(E/CN.4/1997/Add.1)。以前的报告叙述了法律背景。

A. 生命权

死刑

59. 1995 年报告分发时收到了检察长对该年转交案件的答复，其中说 Edouard Grass 牧师的谋杀者一审已被判处死刑，但有待上诉。

60. 另据报告，Kamana Kadiri Emmanuel 因谋杀南基伍区区长秘书被判处死刑，还已下令进行新的审判。

61. 8 月 2 日，一名出租汽车司机因拒绝将汽车交给一些士兵而被杀害。三天后，为平息公众的愤怒，军事法庭判处凶手死刑，判处其同案犯五年监禁。

62. 这些案件表明，死刑还在执行，也表明向当局提出的缓刑建议是正确的。死刑已经长时间没有执行，但被判处死刑的人很多。

63. 扎伊尔当局历来将这种酷刑说成是结束不受惩罚的杀一儆百。

政治暗杀

64. 1996 年据报没有这类罪行。

被迫失踪

65. 据报没有这类案件。

镇压犯罪时过分使用武力而造成任意剥夺生命

66. 这类犯罪的实例是转交政府的以下案件：(a) Tembo Kavasiva, 4月11日在布卡武被警察杀害；(b) Mindeze Niyetegeka, 4月26日在戈马的 Virunga 区被军事人员谋杀；(c) Muhambikwa Wetwamai, 怀孕妇女, 6月1日被搜查其房屋的军人杀害, 她的丈夫被枪打伤。

滥用权力不受惩罚而任意剥夺生命

67. 如前两份报告所述, 军人和保安部队成员不受惩罚, 抢劫成了他们的一种生活手段。这是侵犯生命权的一个最常见的原因。已转交的案件中有：(a) Corazolle 尼姑, 1995年12月23日, 军人和便衣警察自造借口, 进入 Kimpangu 修道院, 将她杀害；(b) Vumilia, 5月份被名叫 Kokorico 的军人枪决, 三天后 Kokorico 被调到其他地方, 没有受到惩罚；(c) Lazare Nduka, Malenda Buhika 和 Danie Llienda, 都只有13岁, 2月7日在 Kintambo 的 Luka 营地被民防队成员枪杀；(d) Doudou Tshiyoyo Lumu Badisanj, 5月16日被负责保卫开发计划署金沙萨办事处的行动情报处士兵杀害, 原因是他报告了偷盗该机构汽车的罪犯的姓名, 司法调查没有进展；(e) 8月2日, Nzuzi Misidi 因拒绝交出他的车子在金沙萨被 Manima Luzolo 少校杀害；(f) 9月10日, Luzitu Kika 因收回债务被民防队员 Muduangwefa 领导的突出队杀害。法庭已结束调查。

酷刑致死

68. 酷刑案件没有减少。特别报告员不仅看到了遭受酷刑者的照片, 而且在卢旺达的 ETAG 拘留中心还看到了在扎伊尔被捕并遭到酷刑然后被驱逐到他们没有任何联系的邻国的6个人(E/CN.4/1997/6/Add.1, 第97段)。已转交政府的酷刑致死的案件(是特别报告员所知道的许多案件中的一些)有：(a) Sadi Mako, 遭到 Kinkole 分队民防队员的拷打；(b) 1月28日, 几名 Bahunde 农民在 Mweso 被 Katita 少尉及其

队员逮捕,然后带到戈马第八区总部。这些人中,Kamulete Ngabo 和 Byamungu Baroki 死亡,15 岁的女孩 Kahima Bakulu 被 Ilunga Fabien 上士枪杀,尸体被扔到 Mweso 河,其他被拘留者都遭到酷刑;(c) 9 月 20 日,在金沙萨、Kabungulu Mutundu Baudouin 和 Beni 等地,整整一个月民防队的 Sarayevo 土牢里施以酷刑;(d) 7 月 31 日,Jules Kasholo Munyali 和 Kalume Kitonge 在布卡武与另外两个青年一道被捕,并被投入 Kavamu 的土牢,六天时间不给食物,并加以酷刑。据说审判该案件的法官还下令用烧红的烙铁烫他的手和脚。8 月 6 日,Jules Kasholo Munyali 死亡,8 月 8 日,Kalume Kitonge 死亡。(e) 1 月 31 日,军人 Mukini 被关押在 Ndolo 军事监狱,在那里死亡。

不履行保护生命的义务而造成的死亡

69. 这些案件属于不履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盟约》所述保护所有人的 人权(第 2 条)和保护他们的生命(第 6 条)的两项义务的范围之内,这一问题在以前的 报告中已提到过。³

70. 报告 E/CN.4/1997/6/Add.1 叙述了北基伍地区发生的这类案件。

71. 我们还必须考虑其他种类不履行提供保护义务的行为,如在狱中生病得不到 治疗而死亡。这方面的实例有,两名被拘留者 Kibungu Boki 和 Lulimbo Bukala 3 月 15 日在金沙萨 Makala 中心监狱死于腹泻。

不履行在武装冲突中保护生命的义务而造成的死亡

72. 被认为是严重侵犯日内瓦公约的案件的报告见第十二章。

B. 身心健全权

73. 特别报告员有义务谴责强奸妇女被拘留者的行为,认为这是一种最卑鄙形 式的酷刑。1996 年报告的案件有:(a) Vitorina Sabini,于 5 月 11 日在戈马被捕,带 到金沙萨,在那里遭到 9 名行动情报处人员强奸,后来在他们的命令下,又遭到囚 犯的强奸,并经历了其他酷刑;(b) 要求不透露姓名的三名妇女于 1995 年底被行动 情报处人员拘留,关押在戈马的监狱里,连续几天被强奸和毒打。

74. 没有造成受害者死亡的其他酷刑案件有：(a) 1 月，Luanda Kibako, Bahati Dieudonne, Asimwa Maligarerwa, Alira Kubuya, Muhindo Mawazo 和 Bonane Bandu, 都是 Mweso 的 Bahunde 族农民，与死于酷刑的其他两人和被处决的女孩属于同一民族，他们于 5 月 8 日获释。(b) Mbaire Lubutu 于 6 月 5 日在 Korotshe 被参与 Kimia 军事行动的军人逮捕，在 Sake 遭到酷刑，五天后被释放；(c) Kabanba Citwara 和 Bahati Kanyama 7 月 31 日至 8 月 6 日之间在 Beni 遭到酷刑；(d) 9 名班亚穆伦盖族妇女 1 月 9 日在乌维拉附近的一个建筑工地上做工时，区负责人不承认她们的工作权利，下令逮捕了她们。当时，她们中的有些人在奶自己的孩子，所有人都遭到毒打，被迫遗弃自己的孩子。(e) Abdou 女士，2 月 18 日在 Katindo 被行动情报处人员拷打和抢劫；(f) Sifa 女士 3 月 8 日在戈马 Mikenno 也遭到了同样的对待；(g) 11 名小贩在基桑加尼“10 月 23 日市场”因拒绝缴税而遭到民防队的逮捕和拷打；(h) Munva Ngabu 1 月 2 日在 Isiro 被民防队逮捕，身体多处被烧伤。(i) Chryson Ihambambuka 5 月 29 日被捕，在 Nyongera 的行动情报处的黑牢里被施以酷刑；(j) Moni 先生和 Opetabu 先生 3 月 4 日在上扎伊尔遭到民防队两名士兵的毒打。

75. 监狱人口的境况。虽然这里或那里有一些进步，但监狱的情况与以前报告叙述的情况没有什么不同。值得称赞的是，总理 Kengo 已下令关闭一些不符合标准的监狱，但不久又重新启用，基础设施的物质条件没有改进。

76. 保护人权协会 5 月 28 日关于 Mbenseke-Futi 青年监狱的一份报告指出，由于司法部的努力，囚犯的伙食有所改善。不过，它还说，四个星期没有电，三个星期没有水。庄稼地被用作射击场。卫生条件是最大的问题。自 1991 年以来，没有向监狱送过药品。只有在宗教人士的要求下，才去请医生。监狱的学校也接纳没有犯罪行为的附近社区的儿童入学，校舍破烂不堪。学费向家长收取学费。

77. 据说，警察让 Kisangani 的 Tshiamala 监狱的女囚犯出去卖淫，必须让狱警分成。监狱里没有做坊，也没有诊所。

78. 根据监狱协助和管理处，只有南基伍区的布卡武中心监狱有几张床。在其他地方(布卡武、Uvira 和 Katana)，囚犯就睡在水泥地面上或土地上；厕所很脏。

79. “无声者的声音”三名人权工作者 10 月被任意关押在行动情报处金沙萨的黑牢里(第 104 段)。他们的报告揭示了囚犯的待遇：不人道和残酷的条件；经常

遭到虐待，到了奴役的程度；囚室拥挤不堪(多达 19 个人)；没有床铺；上厕所要看狱警的情绪，虽然这构不成蓄意的体罚；

C. 人身安全权

80. 特别报告员十分注意这项与所有其他权利都有联系的权利(E/CN.4/1995/67,第 156 至 159 段；E/CN.4/1996/66,第 75 至 79 段)，因为它是在扎伊尔受到最严重侵犯的权利之一。下述案件本可以列入其他部分，但每一案件被侵犯的权利的种类不同，所以决定放在本部分。报告说：为了抢劫，军人逮捕和拷打她们；军事人员进入房屋，打房子的主人，抢动财物；她向逮捕她的人付钱后才获释；因为拒绝把出租车交给一名士兵，他们就向他开枪；军人持枪搜查住房；士兵朝市场的人群开枪；民防队成员拉走了 80 多辆他们发现的自行车；他们让我们付非法罚款；他们把我们关在教堂里，以便抢劫我们的家；我不得不交出三只羊和我的收成；他们抢劫医疗中心，拿走了所有的仪器和药品；他们打他，直到他说出钱在哪里；他们打他，强奸他的妻子和女儿；他们拉走正在做弥撒的牧师，因为他说“假定蒙博托有一天死了”；他们架起了障碍物，禁止人们通行，过去必须付钱，有些地点为 100,000 新扎伊尔，有些地点为 600,000 新扎伊尔；等等。

81. 这些案件中的受害者包括：Leon Iwele 牧师(2 月 4 日)；Richard Mapinga Nguma, Branhamist 教会牧师；Dieudonne Bondele Nakajeni(8 月 27 日，Isantuka)；Raphael Ntandianga Mwenabantu(6 月 23 日，Kalamba-Mbuji)；Mondiemba 和他 10 岁的儿子 Tajoe(8 月 7 日，Bolikito)；Mauric 先生(4 月 9 日，在戈马火山)；名叫 Sinankudu 的妇女(4 月 25 日，Mangobo)；Musombolwa 先生(4 月 19 日，戈马 Miken)；Ruenze 先生(4 月 25 日，戈马 Miken)；Lukeneho 先生和 Shengoko 先生(4 月 30 日，戈马)；Adriano Egwa(6 月 21 日，Ngevaya)；Pierre Kiminu 和他的妻子(1 月 1 日，金沙萨)；Jean Kalema Diata, 保护人权协会代表(2 月 25 日，Lufungula 营地)；Mazaya Leta, Kamuma Fudi 和 Mayaganla Mikaba(3 月 25 日，Gungu)；其他许多人。

D. 人身自由权

82. 证据表明,《世界人权宣言》第3条和第8-11条以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盟约》第9和第10条所载的人身自由权继续受到侵犯。由于没有人身保护法,也由于警察职能中的无政府状态,所有警察都可以按法律或在实际上逮捕人,使任意逮捕更加容易。

83. 一起可说明问题的任意拘留案件是利比里亚航空公司一架货机的4名机组人员被扣押的案件。这架飞机是援外人士澳大利亚协会、牛津救灾组织和慈善社等非政府组织包租的,负责向戈马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质,同时也根据与另一机构签署的合同向乌干达运送一批军帽。7月26日,当它在戈马停留时,扎伊尔军事人员冲上飞机,无故将飞行员和机组人员拘留4个月。这样做完全出于国内和国外的政治目的:证明国际社会(无论是非政府组织还是政府间组织)参与进攻扎伊尔;国际社会支持卢旺达政府;扎伊尔不对安全理事会批评的难民营内的武器贩运负责。

84. 这一案件的随心所欲可从机组人员的获释中看出来。该国总理访问伦敦时,便将他们释放,因为被拘留中的一个人是苏格兰人。

85. 另一起任意枉为的案件是长期剥夺基伍综发民族党联邦主席 Leonard Nyarubwa 的自由。该人于7月27日在戈马被捕,罪名是煽动民众不服从政府和进行反叛。

86. 特别报告员向政府转交了涉及以下人员的案件:(a) Barthelemy Kabila Kabule, 民主与发展研究所执行秘书,1995年11月13日在 Kintambo 被行动情报处逮捕;他被拘留40天,没有受到法庭审理;(b) Sebastian MP'ana、Jean Roch Samba 和 Nikbiaamba Bukaka Mambueni, 因拍摄前一天航空事故遇难者照片而于1月9日在金沙萨被行动情报处人员逮捕,于48小时至7天后没有提出任何指控而获释;(c) Leon Baykukya Takaishe, 维护人权法律协助协会主席,因向共和国检察长寄送关于人权情况的信件而于5月10日在贝尼被捕;(d) Steve Mbikavi、Gaby Kiamusuku、Georges Losala、Michel Drumu、Steve Mbikayi、Ewolo Dande Mbongo Mbumba Muntu ne Mwine、Dianfutisa Luweso、Longono Afo Mbongo 和 Mapipi Motimana, 因工会活动于6月4日在金沙萨被捕;(e) 鲁丘鲁的19名农民,1月9日至5月18日被关押在金沙萨的 Makala 监狱,没有提出任何指控;(f) Mama Mobutu 盲人协会的41名盲人,因抗议协会主任于2月24日被宪兵逮捕;(g) Mulumba Tshishiku、Tshiongo

Masudi 和 Edumba Songi 先生, “Toges noires” 维护人权组织的积极分子, 因他们的专业活动于 9 月 3 日被军事人员逮捕; (h) Paluku Mahiwa、Kabuyaya Kihundu 和 Kayuyu 先生, 地方领袖或与他们联系的人, 6 月 1 日在卢贝罗被捕; (i) Richard Ilunga Kitwa、Paul Mumba、John Numbi 和 Mwepo 先生, 联邦主义者联盟领导成员, 11 月 16 日在第 9 军事区被捕, 后两人被转移到金沙萨; (j) Mopipi 和 Wolo, 税务总局的工会领导人, 因煽动罢工罪于 8 月 8 日被民防队按 Momgbondo 局长的命令逮捕; (k) 7 月 16 日和 17 日, “Solidarité/DGC” 工会领导人 Albert Mopiti、Onaputa Mudimbi、Lubanda Manima、Salemani Mashaka、Toussaint Kilumdu、Mvula 和 Nkelefa 也因同样的情况被捕, 未经法庭审理而获释。

87. 我们还应提及以下三起关于议员的案件: Bavela Vuadi, 1 月 10 日在悼念 48 小时以前发生的航空事故遇难者弥撒中逮捕, 罪名是向国家元首写信控告他负有责任; Etienne Tshisekedi, 6 月 4 日因涉嫌参加学生示威游行而在家里被捕; Joseph Olengha Nkoy, 内政部长根据 1961 年第 1 号法令授权共和国检察长下令逮捕, 罪名是在该党总部召开记者招待会。

E. 隐私权

88. 《世界人权宣言》第 12 条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盟约》第 17 条规定, 对任何人的私生活、家庭、住宅或通信不得加以任意干涉, 还规定人人有权享受法律保护, 以免受这类干涉和攻击。

89. 对住宅的侵扰司空见惯, 所有报告在关于安全权利一节都有详细论述。现在借此机会报告前几年没有提到的干涉通信的问题。从以下案件中可以看出, 这是扎伊尔侵犯人权的另一种形式: (a) Mebelenga Dakpwetoma 少校, 意大利使馆武官, 1995 年底被召到金沙萨并在那里被监禁, 罪名是侮辱上司, 据说提出这项指控唯一依据的是安全部门截获的一份他寄给家属的信; (b) 从伦敦寄给 Etienne Tshisekedi 的邮包快件, 内有信件、磁带、录相带等, 于 8 月 12 日在金沙萨被截取。

F. 受到公正审判的权利

90. 一般认为，如第一份报告(第 204 至 214 段)和第二份报告(第 91 至 95 段)所叙述的，受到公正审判权利的各个方面都没有得到尊重。当事方之间没有司法平等，如军人和平民之间在冲突中没有司法平等，富人和穷人之间也没有司法平等，结果总是偏向于前者。这一年司法机构缺乏独立性表现在各个方面。

91. 司法部指示法庭除非通过司法部，否则不应求助警察执行它的判决，而司法部则需要请求国防部协助。

92. 另一事例是不受惩罚问题。虽然可以举出很多案件说明军事人员因滥用权力而受到处罚，但在大量存在并每天发生的这类暴行面前显得微不足道。例如，保护人权协会几次抗议，认为调查 1995 年 7 月 30 日卢蒙巴党示威游行期间发生的公然屠杀事件缺乏进展。报界新闻稿大力渲染一个相互矛盾的说法，说对卢蒙巴党最高领导人 Antoine gisenga 案件的调查进展迅速。

93. 此外，7 月份在金沙萨举行了关于这一议题的研讨会，会上的发言表明，法官们一般不适用国际人权标准(已成为扎伊尔的国内法)。

94. 法官的工资每个月约 6 美元。他们在恶劣的条件下工作，没有电话、纸张和法律条文。当事方必须支付审理费用，有的法官为了生存而开设私庭审判，助长了腐败现象。Shaba 总检察长的情况就是其中之一，他被指控与“cobaltists”和“bombardiers”(金属和车辆盗窃犯)同谋。

95. 律师说，任命法官时不征求最高法院的意见，而且法官常常因政治原因或因参加工会活动而受到迫害。例如，金沙萨上诉法院院长兼全国地方法院联盟主席 Ntumba Katshinga Mukoma 和联盟秘书长 Armand Ngola Monga Ambele 就是如此。他们于 1995 年 12 月 28 日联名写信给国家元首，指控非法任命，1 月 12 日被司法部下令暂时解除职务。

G. 见解和言论自由

96. 6 月 22 日，经过了漫长的讨论通过了第 96—002 号新的新闻法，受到了记者和人权机构的欢迎。然而，由于该法律允许透露消息来源，有时甚至可以向安全部门报告消息来源，所以引起人们的担心。

97. 总之，主要的意见是法律保证的改善在实际上尚未看到。

98. 法语报刊和金沙萨的表面言论自由不足以确保扎伊尔公众获得各种消息。1995 年报告第 126 段提出的建议(“官方电台和电视台必须真正自由化，目前它们还是总统‘政治家庭’的领地”)尚未执行，这种情况影响到向民主过渡。

99. 尽管金沙萨主教和 Kamanda 部长作出了各种努力，但是几年前因政治原因被迫离开国家电台和电视台的 9 名新闻人员迄今尚未复职。新闻部长反对重新雇用他们。

100. Kengo 总理宣布不得骚扰报界，他希望报界自己管理自己。尽管如此，政府仍收到了许多关于侵犯言论自由的报告，说明这一权利的享受难以保证。明显的事例有：(a) Paulin Tonsele，《热带风暴》报的记者，7 月 5 日因撰写关于评论民社联游行的文章而被军队人员逮捕；(b) Bonsange Yema，《Mambenga》报编辑，3 月 7 日因撰写关于国防部财务预算司运行情况的文章而被传唤到 Paz Assossa 法庭接受审理；(c) 该报于 4 月 20 日被停刊 6 个月；(d) 《新论坛》和《武器》两家报刊于 6 月 28 日被停刊；(e) Bonne-Année Mugindo，地方电台监督人员，于 10 月 4 日在戈马被军事人员殴打，奄奄一息，原因是报复他撰写关于人们生活条件的文章；(f) 扎伊尔报界记者 Sumaili Kilu Kiswaya，安全人员 2 月 25 日在金沙萨将其绑架并询问他的专业活动；(g) 《非洲风暴》报公关人员 Lenga Longo，与 Kiala Bululu 在一起时，7 月 4 日在金沙萨被军事人员逮捕，运送出版物的车辆被没收，48 小时后获释；(h) Ladi Luya，《优胜报》记者，9 月 18 日因发表关于国家元首健康状况的文章而在金沙萨被捕；(i) 10 月 7 日，《热带风暴》报记者 Gustave Babamanibo 在金沙萨被绑架，所有财务被抢劫一空。

H. 结社自由

101. 人权非政府组织再一次受到当局的攻击。攻击不是针对具体事件，而是因为长期怀疑他们进行有害的政治活动和主张非法利益。内政部长本人告诉特别报告员，“许多非政府组织是政党的延伸，它们首先将案件披露给国际社会，然后再向政府报告。”6 月 8 日，两名上扎伊尔人革运高级官员和一名人革运国家总部成员在卢蒙巴体育场发表讲话，说非政府组织“是生病的儿童，必须接种，才能变成象人

革运那样的健康成人。”9月13日，人民防卫队指挥官致信保护人权协会(参见197/GC/EN/COMDT/BTB/96)，警告他如果继续进行修正主义活动，他将采取行动。

102. 这些行动不仅侵犯了结社自由权利，而且还严重限制了维持人权非政府组织受到保护的权利、见解和言论自由、人身安全和其他基本权利。

103. 尤其令人不安的是，正当重要选举筹备工作如火如荼之际，竟对宣传民主的组织采取镇压行动。

104. (a) 最严重的事件之一是10月28日在金沙萨 Kitambo 行动情报处总部任意拘留了“无声者的声音”主席 Floribert Chebeya Bahizire、协调员 Haroun Mbongo Ngudja 和积极分子 Benjamin Bashi Nabukuli，原因是他们以合法的方式收集关于基伍事件的资料，直到11月2日才获释。这一事件十分严重，因为人权委员会在1996/70号决议中支持与联合国合作的机构，这项决议不仅适用于“无声者的声音”，也适用于它的管理人员。应该补充的是，逮捕他们没有任何法律根据，任意拘留时间超过法律时限，还非法剥夺他们接受探视的权利；(b) 圣公会教区教堂圣母公正和平小组委员会秘书 Musitu Wanzio Flavien 因与选举者联盟一道组织民主选举会议而于9月3日被捕；(c) 发展人权行动小组成员 Kyalosho Kalunda、Donatien Mazambi 和 Lambert Mbunganyi，8月21日因出版该组织章程而在 Kamituga 被捕；他们遭到了酷刑，由于司法部长的干预，于8月29日获释；(d) 9月3日，由国家元首的侄子 Kangayani Movoto 率领的15人武装小队搜捕了选举者联盟总部，威胁要杀死负责人 Paul N’Sapu，拿走了计算机、印刷机和许多其他物品。然后他们来到选举联盟妇女分部负责人 Cécile Lula 的办公室，对她们施以酷刑；(e) 1月，上扎伊尔省省长政府关闭人权保护组织“尼尔逊·曼德拉”的布塔分部办公室，理由是没有法人资格，实际上是毫无根据地怀疑该分部于1月7日从事反叛活动；(f) 设在伊迪奥法的保护人权协会主席 Bandundu Nicaise Ikutu Amba 受到地方当局的恐吓后，于3月26日和以后一些日子被传唤到宪兵总部，冠以煽动暴乱的罪名，实际上提出指控的唯一理由是保护人权协会采取行动谴责卡兰干达地区的腐败现象；(g) 保护人权协会驻巴桑库苏代表 Alain Hgende 不断受到该地区军事当局和该镇镇长的死亡恐吓；(h) 发展人权行动小组协调员 Didi Mwati Bulambo 7月25日在基伍南部的姆文达被捕，然后被保释出狱。罪名是该小组出版物《Mwangaza》中的一篇文章批评卡米图加检察长办公室的腐败行为；(i) 区域发展培训和交流计划顾问 Kabanza Tabaro Sylvestre，

12月4日在金沙萨遭到行动情报处人员的骚扰；其他案件将在关于其他权利问题章节中提及。

I. 集会自由

105. 这一权利又受到侵犯，最昭然若揭的实例是：高等商业学院学生6月11日在金沙萨举行示威游行，守卫在人民宫附近的保安部队以他们传统的凶残进攻这些青年，使一名教师和18名学生受伤；7月5日民社联计划在金沙萨举行游行，由于部署了大批警察施加威胁而被迫取消。

J. 个人尊严权

106. 个人尊严是国际人权文书的一项固有规定。根据《世界人权宣言》的序言，这是自由、公正和和平的基础；《宣言》第五段和第1条以及1966年两项盟约的许多条款也强调承认这项权利的重要。

107. 本节所列的事实本可以放在其他章节，因为它们涉及侵犯各种人权的行为；尽管如此，还是决定安排专门一章叙述扎伊尔武装部队对其同胞表现出来的蔑视。

108. 1月22日，天主教会主教在一封公开信中对在Ndolo市场处理1月8日空难死亡者尸体的做法极为反感，即使习惯于死亡和酷刑的人们也感到震惊。

109. 对个人尊严的蔑视可从军人在基伍对人民加以奴役的事实中看出。据报：(a)“在贝宁地区以及Ruwendori和Batalinga社区，派去控制反叛分子的第321营伞兵部队的人员转而充当流动商贩。因为他们的劫掠，路上的车辆很少，货物无法运输，他们便捕捉男人和女人运送沉重的包裹，徒步行走50或80公里的距离。”(b)8月7日，伞兵部队在卢旺达-基林达公路上抓到了约20名男女，强迫他们将成筒的油徒步运到50公里以外的一个地方；(c)9月8日，一名被拘留者被迫将一大捆的东西运到80公里以外的布隆戈，他花了两天时间才赶到。为了防止他逃跑，他晚上被关押在Kikura的一所监狱里过夜，第二天再上路。一些受害者说出了自己的名字：Kayonso, Babatwika Nguvikama, Mathe Vagheni, Nbus Naghuma和其他人。

110. 所有这些来源都说，民事和军事当局都知道正在发生的情况，但都无动于衷。一个消息来源说，“在贝宁，1993 年以来，一直如此，只是程度不同而以。

五、享有国籍的人权

111. 特别报告员再一次对该国东部发生的暴力事件深表关切，他认为所谓的本地民族和班亚旺达族之间的土地冲突因选举进程和国籍法等政治因素而更加尖锐。⁴

112. 南基伍地区的武装冲突源自类似的原因，只是程度严重得多(见第十二章)。鉴于它的灾难性后果，以下将予以详细阐述。

113. 然而，除了基伍问题外，目前剥夺国籍是惩罚政治异己分子的一种手段。

A. 1971 年以前的立法

114. 早在独立以前，便出现了关于基伍居民国籍的辩论。直到 1910 年，Masisi, Rutshuru, Idjwi 岛和其他地区才归属于当时是德国殖民地的卢旺达—基林达王国。1922 年，国联将这些领土交给比利时，1925 年比利时将它们并入刚果。以后，殖民当局进行移民(见 E/CN.4/1997/6/Add.1, 第 19 段)。移民与现在称之为“原居民”的人具有同样的地位。为此，1959 年 11 月的第 25/554 号法令规定，只要能够证明在刚果居住 10 年，卢旺达—基林达公民可按本土或刚果的比利时人的同样条件参加各委员会的选举和当选为它们的成员。虽然这项法令没有提及国籍，但确实具有以下效果：选举公职人员和当选为公职人员。1960 年 3 月 23 日，第 13 号选举法重申，个人参加选举必须获得刚果国籍，成为卢旺达—基林达公民必须已在刚果居住 10 年。

115. 独立前召开的布鲁塞尔圆桌会议第 2 号决议认为已被承认为刚果人的所有刚果人都是刚果人。参加圆桌会议的一些人是移民的后裔，以刚果人的身份出席。这项决议直到 1964 年一直有效，因为无论是 1960 年 5 月 19 日的《基本法》，还是 6 月 17 日关于公共自由的法律(后于 6 月 30 日在比利时刚果和卢旺达—基林达生效)都没有涉及国籍问题。

116. 所谓的 1964 年《路路阿堡宪法》第 6 条根据 1960 年第 2 号决议宣布，其祖先是或曾是 1908 年 10 月 18 日之前在刚果定居的部落成员或部落属员的所有人

从 1960 年 6 月 30 起为刚果人。班亚旺达族是该时期之前在刚果领土定居的班胡图人或班图西人，因此从原有国籍而不是加入国籍的角度来说已经是刚果人。他们在人口统计和选举中一直被当作刚果人看待，1965 年 9 月 18 日的政令确认了这一点。

117. 1967 年《宪法》没有重复前一项宪法的词语，但其中的第 46 条指出这一问题应由立法规定。过渡宪法第 1 条认为与《宪法》不相违背的所有这类规则仍然有效。实际上，这一问题继续完全遵循 1964 年《宪法》的规定，每当新的《宪章》提到“刚果人”(第 5、7、11、15、17、18、21、37 条和许多其他条款)时，总是理解为是指以前法律已经承认的刚果人。

B. 1971 年和 1972 年的法律

118. 这些规则被批评为集体给予班亚旺达族以扎伊尔国籍。国家元首在国会休会期间发表的政令中规定，1960 年 6 月 30 日之前来自卢旺达—基林达和在刚果定居的人从该日起被视为扎伊尔人。

119. 这项政令的起草人是没有争议的，他是 1960 年才来到刚果的卢旺达难民 Bisengimana Barthélémy，当时任蒙博托总统的内阁主任。因为他不具备以前法律要求的 10 所居住时间，所以不能成为刚果人。如果说这项政令“集体承认国籍”，那么只是集体承认 Bisengimana 等不是刚果人的人的国籍，即承认不符合以前法律要求的人而不是承认已经是刚果人的国籍。

120. 到 1972 年 1 月 5 日才颁布了称做第 002 号法律的《宪法》要求的国籍法。其中第 1 条承认，凡其祖先是在 1908 年 11 月 15 日边界和以后修订边界划定之扎伊尔共和国领土内居住的部落之一成员的人，从 1960 年 6 月 30 日起为扎伊尔人。第 15 条补充规定，自 1950 年 1 月 1 日之前在基伍省定居、以后一直居住在扎伊尔直至该法律生效的卢旺达—基林达人，从 1960 年 6 月 30 日起取得扎伊尔国籍。

121. 这项法律与殖民时期和刚独立时通过的法律相一致，都提到在扎伊尔领土的 10 年居住期，至少可以认为这项法律是“集体剥夺”而不给予 1950 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抵达扎伊尔的卢旺达人的扎伊尔国籍。这一日期以前的移民已经是扎伊尔人了。

122. 1974 年 8 月 15 日修订《宪法》没有修改 1972 年的法律，恰恰相反，认为在被取消之前仍然有效(临时宪法第 1 条)。只有 1978 年 2 月 15 日的修订案涉及

了国籍问题，但没有改变现行规则，即 1972 年法律。新的第 11 条规定扎伊尔国籍是单一的、排他性的，国籍的承认、取得和失去应由立法决定。所以，按现在法律的权威，根据 1972 年法律被宣布为扎伊尔的人仍然是扎伊尔人。

C. 1981 年 6 月 29 日第 002 号法律

123. 这项法律获得通过并付诸表决，是因为北基伍地区的“原有”民族占少数所产生的压力。巴洪德人(Bahunde)仅占 15%，可能失去政治代表权。占绝大多数的是班亚旺达人。

124. 法律错误地假定，被视为外国人的班亚旺达人根据 1972 年第 002 号法律集体地获得了扎伊尔国籍。关于理由的声明中宣布了这一点，指出新的法律明确废除集体给予在该国定居的外国人以扎伊尔国籍的第 15 条。它还宣布，其祖先是或曾是在 1885 年 8 月 1 日边界或以后修订边界划定之扎伊尔共和国领土内定居的部落之一的成员的任何人从 1960 年 6 月 30 日起具有扎伊尔国籍(第 4 条)。可以认为，这项规定依《宪法》的名义废除了 1972 年第 002 号法律，由此移民将从该法律颁布之日起失去他们的扎伊尔国籍，成为无国籍人士，这与关于人权的国际法的每一项原则都不相符合。即使如此，这项法律的效力不会延伸到父母是扎伊尔人时出生的移民子女。

125. 为执行这项法律，1982 年第 061 号政令取消了根据 1972 年法律发放的国籍证。

126. 1981 年的法律与当时的《宪法》关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第 12 条相抵触，如果存在冲突，后者必须优先于前者。

127. 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在它的报告中指出，第 81-002 号法律的规定违背了有关这一问题的公约第 5 条(d)款(iii)项。(A/51/18,第 525 段)。

D. 临时宪法

128. 1991 年和 1992 年国家主权会议对 1981 年的法律进行了激烈的辩论，会议同意解决这一问题时应避免使扎伊尔公民成为无国籍人士，这样做将置扎伊尔于侵犯基本人权的国家之列。不过，临时宪法没有解决这一问题。

E. 国际法原则

129. 副总理 Kamanda 在 10 月 24 日致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信中很有道理地指出，通过关于国籍的规则条例是每个国家主权内的问题。不过，特别报告员认为，国际人权标准对行使这一权利做出了限制。《关于国籍法冲突的某些问题公约》(1930 年 4 月 12 日，海牙)要求缔约国承认其他国家的法律，“只要(它们)与公约”和国际法的原则一致。

130. 第一个限制是不歧视原则，这是所有国际人权法律的基础，具体范例见于《世界人权宣言》第 2 条、《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盟约》第 2 条、《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第 2.1 条和《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利宪章》第 2 条。

131. 以叛国罪以外的任何其他原因剥夺一个人的国籍，或根据两个部落成员 100 年以前发生的事件而这样做，都是歧视行为。

132. 第二个限制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盟约》第 12 条和《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利宪章》第 12.2 条做出的限制，其中规定人人有权居住在自己的国家或返回自己的国家。由于只有一国国民可以援引这项权利，所有取消国籍则意味着失去了行使这一权利的可能。正常而言—扎伊尔的情况便是一个明显的实例，被剥夺国籍的人既没有也不能取得另一国国籍，于是这类人便没有任何国家保护。

133. 第三个限制源自《减少无国籍状态公约》第 1 条至第 8 条，它的原则可被视为习惯国际法，扎伊尔据此有义务承认在其领土上出生的所有人为扎伊尔人(见 E/CN.4/1996/66,第 85 段)。

F. 问题的现状

134. 1981 年法律和关于执行该法律的规则在日常生活中没有实际后果，因为班亚旺达人继续被认为是扎伊尔人(护照，等等)。然而，该法律有着重要的政治影响，如取消 1987 年在基伍举行的选举。

135. 特别报告员注意到 1994 年 120 万难民的抵达增加了反卢旺达的情绪(见 E/CN.4/1996/66, 第 26 段)。Vangu Mambueni 领导的一个最高委员会—过渡国会委员会调查了他们的到来所产生的影响。它的结论揭示了一种“种族清洗”心态，说卢旺达自 1985 年以来一直试图取得扎伊尔领土，取代原有居民，图西人准备建议一

个“Hamitic 王国”，称为中非合众国或火山共和国。所有扎伊尔问题的责任在联合国、西方国家、坦桑尼亚(组织了阿鲁沙会议)、布隆迪和卢旺达身上。提出这些指控的结果是呼吁“解放”基伍。委员会不允许它的成员与它的结论有不同意见。批评这一结论的一名委员先是被阻止发言，继而被解职和被剥夺国籍。

136. 这份报告导致了 4 月 28 日的最高委员会—过渡国会的协议，进而引发南基伍地区的冲突。协议要求无条件、立即驱逐所有难民或移民，取消以不实的理由取得扎伊尔国籍的移民的土地所有权(根据对 1981 年以前法律的解释，所有这类人都属于这一类)。

G. 作为政治惩罚的剥夺国籍

137. 国籍问题具有政治性质的一个证据是，最高委员会—过渡国会解除了四位议员的职务，理由是他们是卢旺达国民或合作者：Cyprien Rwakabuba Shinga (扎伊尔图西族，1959 年以来担任鲁比鲁地区顾问，1975 担任省级部长、参议员、政治专员，1994 年以来担任中央委员会委员、国家人革运党纪律委员会委员，国家顾问)；Mutiri Muyego(胡图族)和 Remy Kalegamire (哈武族，是“原有”民族成员，1958 年在比利时统治下担任市和地区顾问，后任人革运议员和 Vangu 委员会委员会，因其见解而被解除职务)。最高委员会—过渡国会司法委员会对此表达了相反的意见，证实了这一行动是专横的。反对派议员 Christian Badibangi 被发现在流放时与一位法国公民结婚，取得了法国国籍后，失去了扎伊尔国籍，也被解除职务。

H. 行使其他人权

138. 取消国籍权便剥夺了图西族和胡图族成员至少其他两项权利：

- (a) 以上已提及的在自己国家生活的权利。4 月 28 日的最高委员会—过渡国会协议要求驱逐所有移民，这样做公然违反了《非洲公约》第 12.4 条，即使适用于外国人，也是如此。(实际上不适用于外国人)
- (b) 从事公共事务的权利，行使这项权利必须具有国籍。

六、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

139. 如已经指出的,该国的经济衰退(第一份报告第 223-225 段)对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享受具有消极影响。该国似乎没有做出努力执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盟约》第 2 条,该条规定每一缔约国必须“尽最大能力……,采取步骤,……逐步达到本盟约中所承认的权利的充分实现”(第二份报告第 104 段及以下各段)。也没有做出任何努力遵行《发展权利宣言》第 8 条(大会第 41/128 号决议),其中规定各国应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实现发展权利,并确保在取得基本资源、教育、保健服务……等方面机会均等。”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注意到没有采取有效措施,并强调政府甚至没有提供任何资料说明采取了哪些步骤保证这些权利的享受。(A/51/18, 第 518 段)。

140. 该国没有提交进展报告。该国极端贫穷,一致认为经济没有增长。通货膨胀 1995 年下降到 500%以下,1996 年又上升到 5,000%以上。

A. 教育权

141. 与前几年的情况相比没有变化。教育经费仅占国家预算的 2%,这一数字与每一缔约国必须采取步骤“尽最大能力”的要求完全不符。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计划部和改善教育办公室编写的报告都说明了这一点。

142. 全国 1,200 万男孩约有一半、女孩仅有 42%上学。这些儿童中只有 150 万人上中学,其中女孩仅占 32%。这种歧视的一个因素是父亲只希望男孩受教育;目前,正在通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资助的提高意识项目来改善这种情况。

143. 6 岁至 11 岁儿童的入学率从 1985 年的 70%下降到 1995 年的 55%。在金沙萨的一所学校里,入学儿童从 1994 年的 602 人减少到 1995 年的 225 人。

144. 7 月 5 日,政府下令停止第一份报告所述由家长资助公立学校基本教育(教师每月挣一美元)的做法(第 232 段),并承诺纠正这一情况。令人遗憾,政府撤消了这项命令,但建议父母支付前一年的数额。

145. 特别报告员希望指出,4 月 9 日,总理发出了几项令人鼓舞的人权教育指示,包括学习临时宪法、《世界人权宣言》和其他文书。3 月 15 日,他还指示新闻

部和报界确保电台和电视节目宣传“我们的多样性是一种财富，可以使我们呼吁民族团结”，它不是发展的障碍。然而，已经反复说过，这些指示没有得到贯彻执行。

B. 健康权

146. 统计数据表明，这方面没有进展。相反，由于缺少适当的政策，情况在恶化。卫生方面的经费仅占预算的 1.3%。儿童基金会报告说，一岁以下儿童死亡率 1970 年代为 113%，1980 年代下降到 90%，1994 年又上升到 135%。预期寿命 1984 年为 47 岁，1995 年下降到 45.4 岁。四分之一的五岁以下儿童严重营养不良，11% 的城市住宅和 74% 的农村住宅没有饮用水。

147. 政府在 3 月份必须应付霍乱传染病。保护低河地方遗产协会进行的一项研究报告说，除霍乱和伤寒病等传染病外，还有严重的获得性免疫缺损综合症(艾滋病)问题，以及缺乏在有 60% 文盲的军人中防止这种疾病的计划。其他地区的非政府组织代表也向特别报告员报告了类似情况。

C. 工作权

148. 特别报告员再次对延迟支付公务员的工资表示非常遗憾。总理做出努力按时支付他们的工资，开始时补发了拖欠的款项，后来又难以兑现了。必须补充的是，当工资每月发放时，在一个通货膨胀已达到上述水平的国家，所发的数额只是名义数额。延迟向公务员支付工资引起了各种冲突，最近一次是 12 月 20 日，涉及到中央银行雇员参加。

七、儿童情况

149. 特别报告员希望重申他在头两份报告中提到的入学率低和剥削儿童的问题；其他资料请见本报告第 141 至第 144 段。

八、妇女情况

150. 特别报告员在头两份报告(分别见第 238-241 段和第 112-115 段)中提到了女孩入学率低(另见以上第 141-144 段和第 146 段)、家庭暴力、监狱和拘留中心对妇女的暴力(包括强奸)、同等工作报酬低等情况都是真的。根据基督教妇女争取民主和发展组织的一份报告,妇女在以下两个方面受到这场危机的影响:她们不仅要忍受独裁统治的不公正,还要背着传统的负担,不过大部分人认为完全幸福。妇女占全国文盲率的 65%,整个人口的文盲率为 45%。只有 5%的技术专业毕业生和 13%的高等学校毕业生是妇女。妇女分娩时的死亡率是十万分之八百,但是 6.7%的生育率没有下降。

151. 尽管许多教会和非政府组织做出了各种努力,但妇女参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水平很低,这也应成为政党和大学特别关心的问题之一。

九、少数民族情况

152. 扎伊尔不是所有的民族都有同样的权利,政治上存在着任意歧视问题。例如,有一个民族虽然人数很少,但占据优势,因为蒙博托元帅和 50 多名国家的将领是属于这一民族。其他民族有效享受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以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方面都存在着歧视,显然违反大会第 47/135 号决议通过的《在民族或族裔、宗教和语言上属于少数群体的人的权利宣言》第 2.2 条、第 2.3 条、第 3 条、第 4 条和第 5 条。

153. 班亚旺达族以外的民族也受到歧视。今年,特别报告员调查了巴特瓦族或黑矮人的情况;从严格的历史角度来说,他们一至少在扎伊尔东部-是真正的“原有”民族。但是,其他民族声称自己是“原有”民族,以便对被认为是卢旺达籍的人进行歧视。

154. 巴特瓦族人几近灭绝,生活在简陋的条件下,没有任何人的生存所必要的物品。特别报告员访问了萨凯一个有 300 人左右的社区,其中许多人是在马西西屠杀中幸存下来。他们组织成家庭,生活在文化边缘中难以想象的贫困条件下。他们的食物是香蕉和其他水果以及自己用弓箭猎取的动物的肉;住处顶部是塑料,而且都已经破烂不堪了。

155. 巴特瓦族的境况得到了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关心，但似乎没有引起国际社会的注意。涉及该民族的唯一项目是一个萨凯团体(黑矮人民族教育和融合协会)的杰出工作，它设法帮助黑矮人民族在世界上寻找一席之地。该团体提供医疗服务，帮助他们接受教育，以吸收他们参加自己的发展；然而，还没有向他们提供任何种类的公共服务。

156. 用该协会的话说，“他们必须意识到他们也是拥有所有权利的人。”

十、难民营的情况

157. 自 1994 年以来，扎伊尔最严重的问题之一是约 120 万卢旺达难民的到来。特别报告员注意到难民中有对种族灭绝和恐吓负有责任的人，特别是前卢旺达军成员和 interahamwe。这些人从事以下活动：(a) 恐吓难民不要返回家园；(b) 对当地居民实行暴力活动，严重破坏环境；(c) 袭击自己的祖国和布隆迪；(d) 对扎伊尔军作战；(e) 与他们一道攻击班图西族，试图建立一个“胡图国”；(f) 由于他们的存在，增加了反卢旺达情绪。尽管有某些违反《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的驱回难民行为，但一般而言扎伊尔政府还是尊重 1951 年公约的；除了联合国资助的难民营安全行动的开始阶段，政府一直没有保证难民营的安全。特别报告员还注意到，1995 年和 1996 年曾出现过威胁驱逐难民的情况，但是尽管国内存在要求这样做的巨大压力，1995 年 12 月 31 日开罗会议还是通过了不驱逐难民这一令人鼓舞的决定。特别报告员指出，难民返回的主要障碍是他们的原籍国——卢旺达和布隆迪目前不安全。

158. 政府不断施加压力，迫使难民返回：它威胁关闭营地，下令对设在 Kibumba 和 Nyangesi 的营地实行“行政管制”，二月由军队临时把守；禁止宗教、政治、商业和教育活动，甚至禁止儿童基金会实施儿童教育计划；削减人道主义活动，等等。所有这些行动都没有奏效，只有少数难民返回。即使没有惩罚破坏难民营安全行动而使营地的安全不佳，也没有促使难民返回。驱逐的威胁是不成功的，原籍国缺乏保证和恐吓者在难民营的恐吓似乎是更大的危险。难民署提出的鼓励难民返回的措施遭到两方面的拒绝：难民署要求对返回者继续实行难民地位，但卢旺达提出适用《关于难民地位公约》第 1 条(c)款的废止规定；扎伊尔和坦桑尼亚不同意重新安置难民和清除前卢旺达军成员(只有 56 人被带到金沙萨关押起来)；对不愿意回去的人没有任何解决办法。

159. 南基伍的战争改变整个形势：班亚穆伦盖族反叛分子 10 月 19 日攻打乌维拉以后，约有 500,000 名难民逃离了该地区的难民营，几天之后从空中发现了他们的下落。他们离开之后，布卡武的难民也开始行动；反叛分子占领戈马以后，那里的难民也踏上逃亡之路。由于这些事件，约有 700,000 难民在摆脱 interahamwe 的压力之下返回卢旺达，布隆迪人前往坦桑尼亚。

160. 从 12 月 20 日起，发现有 100,000 多难民在 Tingitingi 和 Walikale 附近，另外 150,000 人(包括 20,00 布隆迪人)在 Shabunda(基伍西南部)，其中 100,000 人走在路上，出于迫切的需要而要徒步走几百公里。据认为，许多人死在途中，还有很多人没有被发现，无法进行联系。

161. 扎伊尔政府坚持认为人道主义行动没有用途，因为只能减少难民返回的动力，但它又说该国领土上仍有大批难民。Kisangani 主教报告说，需求仍然是巨大的，需要切实地建立一支多国部队。⁵

扎伊尔难民和内部流离失所者

162. 基伍两个地区的事件造成了巨大数量的扎伊尔难民和流离失所者，他们没有得到多少政府和国际社会的援助。特别报告员在本报告增编(E/CN.4/1997/6/Add.1)第 106 阐述了这一问题。基桑加尼主教提请注意这一情况，并补充说，在该地区随着 Beni, Butembo 和 Bunia(扎伊尔的谷物产地)的沦陷和河流贸易的瘫痪，很有可能出现进一步的人口流动，将在上扎伊尔出现饥谨的恶魔。

163. 估计约有 40,000 名扎伊尔逃往坦桑尼亚，但这一数字没有得到正式的确认。

十一、北基伍的冲突

164. 基伍北部冲突的情况见于特别报告员第一份和第二份报告(分别见第 85 至 95 段和第 23 至 32 段)，那里的形势迫使特别报告员专程访问卢旺达。他访问的报告叙述了冲突的起因和七月之前的动态。特别报告员在以下各段提及这份报告，请参照阅读。

165. 根据这份报告，冲突在持续不断，直到该地区于 10 月下旬落入班亚穆伦盖族的控制之下。在那时之前，暴力活动主要是 interahamwe 分子为追捕少数遗留的班图西人从难民营发动袭击所致和扎伊尔军的不断勒索的结果。

166. 不安全仍普遍存在。不过，与预期情况不同的是，反叛分子的到来减少了不安全感，几位目击者说“至少现在没有抢劫。”(见以下，第 186 段)。

167. 土著人 Mai Mai 人和 Banguilima 人游击队向班亚穆伦盖族投降，尽管不是无条件地这样做。他们对扎伊尔军的仇恨和从 1970 年代培养起来的传统似乎比民族主义更强大(E/CN.4/1997/6/Add.1, 第 47 段)。

168. 戈马和邻近地区的难民营在年底几近走空。

169. 关于人权和尊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规定情况将在下一节中叙述。

十二、南基伍的武装冲突

A. 背景

170. 特别报告员在他的第二份报告中对南基伍涉及所谓班亚穆伦盖族的新的民族冲突表示震惊，根据最高委员会—过渡国会 1995 年的协议，这一民族连同 1994 年抵达的难民被剥夺了扎伊尔国籍，并有可能被当作外国人驱逐出境。(第 33 至 37 段、第 123 段、第 129 段和 130 段)。鉴于早些时候卢旺达的事件，特别报告员曾于 7 月 31 日警告说，“北基伍近期发生的事件可能在南基伍重演”(E/CN.4/1997/6/Add.1, 第 116 段)。敌对行动于八月底爆发。

171. 扎伊尔的冲突一直是国际社会十分关心的问题，因为它担心冲突可能造成人道主义灾难，还因为所涉当事方—反叛分子、卢旺达军、interahamwe 或政府—都不会切实尊重无疑应适用这种情况的 1949 年日内瓦四公约共有条款第 3 条的规定。

172. 南基伍冲突的原因与北基伍冲突的原因没有多大区别，本报告增编第 14 至 29 段阐述了这些原因(E/CN.4/1997/6/Add.1)。⁶

173. 主要根源是殖民主义的后遗症，当时边界是各殖民者无视“原有”民族承认的界线而自行划定的，后来的人口迁移又加重了这一问题。

174. 第二个也是近期的原因带有政治色彩，所以很容易被忽视：扎伊尔存在着极权主义政权，造成人为问题，它不仅剥夺了 1971 年获得国籍的居民的国籍，还剥夺了扎伊尔独立之日起便是国民的所有其他原有民族成员的国籍。对 1981 年法律颁布原因的解釋毫不掩視地暴露了一党国家做出这一决定的政治动机：“应根据人民革命运动中央委员会做出的重大政治决定对 1972 年法律进行重大修订，以解决人民革命运动创始人和共和国总统在该机构 1981 年 3 月 26 日开幕会议上提到的棘手问题……。”⁷

175. 这一问题一直没有解决，直到外来因素触发了不断升级的敌视情绪，这种情绪又被有关集团所利用。这些外来因素，如卢旺达难民 1994 年的抵达及产生的各种后果(即进口了暴力)，甚至对犯有种族灭绝罪的人也给予国际保护，对环境的破坏，以及对难民的优惠待遇，都助长了潜在的反卢旺达情绪。政治阶层的反应是发表 Vangu 报告和协议，要求立即驱逐所有难民、移民和迁移人口以及原古以来就定居在该地区的班亚穆伦盖人。政府决定的直接原因是：Interahamwe 分子、维龙加农民协会、⁸ 和前卢旺达军成员更公开地与扎伊尔军联合，在难民营外面进行暴力活动；难民营内存在武器；扎伊尔当局没有能力没收这些武器。⁹ “原有”民族开始攻击班亚穆伦盖族，对巴胡图族和巴图西族不加以区别，直到扎伊尔军和巴胡图族的联合迫使班亚洪德族(具有长期反抗蒙博托政权的历史)特别是它的马伊马伊游击队与巴图西族结盟(见 E/CN.4/1997/6/Add.1, 第 45 段及以下各段)。实际上，北基伍没有巴图西族。

176. 这种形势，加上乌维拉农业地区专员 Shweka Mutabazi 二世的挑衅性讲话，促使南部的巴图西族起来保护自己，以避免发生特别报告员提到的类似事件(见第二份报告第 37 段)。Shweka 于 7 月 27 日下令搜捕班亚穆伦盖族领导人 Muller Ruhimbika，尔后又宣布中止他认为在欧洲为班亚穆伦盖族进行政治游说的非政府组织 MILIMA 的活动，这使局势更加紧张。

177. 虽然该地区不断有驱逐班亚穆伦盖图西族的呼声，但金沙萨或 Gbadolite 没有明显反应的迹象。最为糟糕的是，蒙博托元帅因病在欧洲住了几乎大半年。众所周知，在独裁主义政权下，独裁者的代表或走卒无法做出任何重大决定，特别是当国家利益处于紧急关头的时候。除了政权机构屡屡发出必然是简单和央求式的民族团结的呼吁外，没有采取其他行动。

178. 扎伊尔当局声称有证据表明，卢旺达、布隆迪和乌干达政府在这场冲突的爆发和扩大中扮演了角色。班亚穆伦盖族同卢旺达和布隆迪领导人当然有着不可否认的联系，他们都同属巴图西族，都自始至终谴责蒙博托政权暗杀了卢旺达专制者 Juvenal Habyarimana。许多班亚穆伦盖人在卢旺达与该国的弟兄们和从乌干达流亡中返回的弟兄们一道为卢旺达爱国阵线作战。许多人虽然是扎伊尔人，但仍留在祖先的领土上，有些还担任重要职务，¹⁰ 这引起与其和平共处的卢旺达“原有”居民的不安。诚然，扎伊尔政府一直无视卢旺达和布隆迪政府提出的关于前卢旺达军成员和 interahamwe 渗透的指控。而且，至少一次(10月30日)，卢旺达政府承认侵入了扎伊尔领土，很多目击者也证实在扎伊尔看见了卢旺达兵。

179. 国籍问题没有解决，因卢旺达希望将被指控犯有种族灭绝罪的难民驱逐边境地区而更加复杂。这些难民从未被解除武装，到处流荡，对卢旺达的侵犯是难以否认的。所有这些事实都可证实扎伊尔政府和人民关于有外国军队特别是卢旺达军队在该国活动的说法。

B. 冲突的扩大

180. 与任何冲突一样，每一当事方都说另一方面开的第一枪。班亚穆伦盖族指责扎伊尔首先挑衅，而扎伊尔坚持说它是8月31日在 Kiringye 受到卢旺达和布隆迪的武装袭击后才开火的。根据副外交部长 Lokondo Yoko，三名袭击者死亡，五人被抓获，后供认是卢旺达士兵。大赦国际提到9月8日有4名班亚穆伦盖人死亡，9月14日有286人通过 Kamanyola 关被驱逐出乌维拉。9月23日至24日，布卡武和尚古古两地的边界都听到枪声，但两国政府都否认开枪，又都称被另一方面枪击。然而，地区当局同意9月27日停火。

181. 随着冲突的扩大，煽动仇恨情绪更加常见。如10月26公报所说：“特别报告员尤为关心的是，卢旺达高层领导人的讲话和扎伊尔军队和地区当局的答复都煽动仇恨情绪。他对扎伊尔总理 Kengo wa Dondo 先生表现出的调和精神表示欢迎，”是指南基伍副区长因其公开言论而被罢免职务。¹¹

182. 在要求冷静的少数声音中有：保护人权会，25日；布卡武主教，Munzihirwa 阁下，10月26日，他因而于10月30日被24时前占领该城的叛军暗杀；戈马和金

沙萨的主教，10月29日。10月27日，Etienne Tshisekedi 呼吁进行对话，并抗议金沙萨对卢旺达学生的殴打。

183. 在以后的几天里，叛军控制了其他城市：10月23日占领乌维拉，10月29日占领布卡武，11月3日在首先夺取机场后占领戈马。经过了三周单方面停火以后，叛军继续向北挺进，于11月4日攻占布滕博，然后攻占贝尼，年底时攻占布尼亚和瓦利卡莱。据宣布，下一步是基桑加尼，最后是金沙萨。

184. 这场冲突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的起因可以说是国籍问题，当时的领导人是 Muller Ruhimbika。10月中旬，指挥权易主，Laurent Kabila 担任叛军领袖。他的矢志不移的目标是打到金沙萨，赶走“非法的蒙博托政府”。无名的班亚穆伦盖人民民主联盟只是几方侵略者之一，它与其他同样不为人知的团体(争取民主国家抵抗委员会和解放刚果人民运动)一道组成了解放刚果—扎伊尔民主力量联盟。该联盟认为，武装冲突是结束专制统治的“唯一手段”。¹² 许多目击者报告说，这一组织吸收了蒙博托政权扎伊尔军宿敌马伊马伊民兵的大多数人员。(见 E/CN.4/1997/Add.1, 第 45 至 51)。

185. 令人奇怪的是，扎伊尔军没有能力应付来自另一小国(按官方的说法)或国内反叛分子的进攻。侵略者或叛军前进了 500 多公里，攻占国家的几座主要城市，竟然没有遇到多少反抗。所有证据都表明，士兵习惯于抢劫，士气低落，又没有蒙博托元帅的指挥和领导，无力保卫自己的国家。这一部队的溃散就是一个明证，与其说是国家的武装，不如说是个人的军队。结果，冲突不再是有争议的扎伊尔军与有外国支持的叛军之间的冲突；它成为了后者与扎伊尔军支持(迅速减少)的前卢旺达军成员和 interahamwe 难民之间的斗争。

186. 在放弃一个城市之前，扎伊尔军特别是行动情报处施加各种暴行，肆意进行抢劫(在布卡武、戈马、贝尼、布滕博、布尼亚、伊西罗、尼安孔德)，人民对此深怀不满，以为侵略者真的是他们的救星。人们承认，在夺取城市和乡村的过程中，确实有野蛮报复性行为，但一旦掌权，成为事实上的当局，叛军则建立了以前未有过的秩序：“我们不再被抢劫；”“我们不再遭炮火攻击；”“有了秩序；”“我们可以卖和运输东西了；”特别报告员还听到了其他类似的评论。还应指出，新的布卡武和布滕罗当局惩罚占领军对平民犯下的侵权行为。

187. 当地人民喜忧参半。他们为停止抢劫而松了一口气，但也不信任叛军。(“我们不知道是在卢旺达，还是在扎伊尔”)；虽然形势平静，但担心疯狂的扎伊尔军可能反扑来夺回城市，特别是需要 interahamwe、前卢旺达军成员或其他外国人参加时怎么办。

188. 根据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消息，冲突造成了 5,000 人死亡，¹³ 250,00 人流离失所。一些地方如戈马已有一半人离去。

189. 蒙博托回国可以向扎伊尔军提供它所缺少的领导。不过，他的第一次讲话并不让人放心，因为“夺回来”的想法比对话更多，而对话又不可能重新征服。无论如何，人民担心可能聘用雇佣军。特别报告员与其他人一样收到了关于南非武装人员在基桑加尼的可靠报告。

C. 侵犯人权和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

190. 本节不涉及与这场武装冲突无关的侵犯人权行为或扎伊尔军和保安部队在扎伊尔犯下的这类行为，仅包括侵犯 1949 年 8 月 12 日四项日内瓦公约共同第 3 条行为的情况。本节也不涉及国内或国际武装冲突中与严格军事行动有关的行为。在所有提及的情况中，除非另加说明外，受害者都是平民或已放下武器的士兵或当时没有参加军事行动的士兵。

1. 扎伊尔军或扎伊尔当局犯下的行为

191. 屠杀，特别是和平时期没有过的各种形式的屠杀，在冲突期间都司空见惯。受害者多半被怀疑为班亚穆伦盖族人或班亚穆伦盖族的同情者。在布卡武，被控告的主要对象是行动情报处，也有许多控诉针对民防队和近卫师(被派往该地区恢复秩序，职能与难民营的难民营安全行动相同)。许多报告说它们即审即决，并在全国各地普遍搜捕有巴图西族祖先或亲属、与巴图西族人共同生活或与其有联系的人。10 月下旬，在金沙萨的卢旺达学生受到迫害，他们的财产被偷，以防止他们返回自己的国家。在抗议卢旺达人的许多公众示威游行中，图西族人遭到逮捕，他们的房屋和建筑物被石头攻击。上述南基伍区副区长 Lwasi Ngabo Lwanbanji 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不是绝无仅有的例子。特别报告员在金沙萨、戈马和布卡武听到了不少关

于这类恐吓的报告。许多证人说，扎伊尔军喜欢在城市时搜捕图西族平民这项容易的任务，不愿意到战场上去打仗。屠杀的案件如下：(a) 在南基伍，9月，有40多名平民包括儿童在 Kamanyola 被处决，其中有 Faustin Sebugorore 和 Rukenerwa Ndatebaye；(b) 在卢埃巴，9月，约有100名扎伊尔图西族人包括妇女和儿童被杀害，据报得到了扎伊尔 Bembe 民族平民的协助；(c) 在 Lutabura，9月30日，扎伊尔军在平民的协助下杀害了约100名班亚穆伦盖族人，作为对9月19日在 Epombo 屠杀的报复；(d) 在 Lusenda，10月下旬，扎伊尔军在 Babembe 战斗员的协助下杀害了 Bavira 族首领 Lenge Rugaza Kabili，原因是他庇护了巴图西族人；(e) 在布尼亚，12月1日和2日，扎伊尔军屠杀了 Nandi 和巴基斯坦籍印度店主。

192. 攻击、残害、酷刑和残忍待遇和处罚：(a) 在布尼亚，12月1日和2日，扎伊尔士兵强奸和劫掠妇女；(b) 在金沙萨，10月21日，以与叛军合作的罪名而被行动情报处逮捕和关押的人受到非人道和有辱人格的待遇。他们查看妇女的阴道，以确定她们是否携带消息；还用手摆弄男人的性器官，以看他们是否还有刚性。所有的人都被刺刀刺伤。

193. 劫持人质：(a) 在 Hombo，10月29日，将 Prosper Muganguzi Nabylowa 中校劫为人质，并威胁要处决他。据报他被押到基桑加尼，被 Eluki 将军逮捕，后又转到金沙萨，被关押至今，患有重病。(b) 在布尼亚，11月和12月，在扎伊尔军实行的恐怖下，青年人和几名店主被扣为人质。

194. 任意逮捕和不加审判而定罪：(a) 在布卡武，9月10日，10名班亚穆伦盖族学生被捕；(b) 在卢本巴希，11月，独立共和主义者联盟和联邦主义者联盟的4名年轻成员，被认为支持 Laurent Kabila，被扣为人质，押往金沙萨；(c) 在金沙萨，11月，议员 Joseph Olenga Nkoy 被捕；(d) 在金沙萨，10月，三名“无声者的声音”官员 Floribert Chebeya，Mbongo Ngudia 和 Benjamin Bashi 被捕；(e) 在金沙萨，11月11日，民社联(Kibassa Maliba 分部)领导人 Willy Mishiki 被行动情报处士兵逮捕。

195. 对平民人口的攻击：(a) 在乌维拉，9月14日，有286名平民被从扎伊尔驱赶到卢旺达，第二天又有33人被赶走；(b) 在金沙萨，11月11日，属于民社联领导人 Denis Bazinga 的一家诊所被抢劫。

196. 对待战俘：战斗中被抓获的战俘受到残酷的虐待。他们被关在一间牢房里，经常受到恐吓，接受不到治疗。“无声者的声音”一些理事也在战俘中间，报告说他们中的一个人因被殴打而手臂剧烈疼痛。囚犯们经常几天吃不到东西。

2. 叛军犯下的行为

197. 有许多报告揭露解放刚果——扎伊尔民主力量联盟犯下的残酷罪行。他通常将男人与妇女和儿童分开，所有一般可以知道后者的命运，但前者就不得而知了。

198. 屠杀，特别是所有形式的屠杀：(a) 在南基伍，9月8日，班亚穆伦盖族的攻击造成了扎伊尔军成员包括一名上校的死亡；(b) 在 Epombo，9月19日，班亚穆伦盖族杀害了约 150 名扎伊尔平民和 3 名士兵；(c) 在 Aboke，9月23日，叛军杀害了 14 名平民；(d) 在 Nageko，9月27日，班亚穆伦盖族杀害了 2 名妇女；(e) 在 Lemera，10月6日，一伙班亚穆伦盖族人以野蛮行为，公然违反日内瓦公约第 3.2 条，冲进 Lemera 医院，杀害了 34 人，包括 17 名患者。后来又杀害了 Kidote 一家教堂的 18 名牧师和一名神父；(f) 在 Minembwe 和 Mynyaka，10月10日，叛军分别杀害了 150 名和 19 名平民；(g) 在 Runingo 难民营，10月13日，一次叛军攻击造成 4 人死亡，6 人负伤；(h) 在 Mukera，10月14日，在一次叛军攻击中，有许多平民被害或负伤；(i) 在 Kiliba，10月18日，平民包括妇女、儿童和婴儿被叛军活活地杀害，有些是用刀刺死的。(j) 在 Kuberezi 难民营，10月21日，布隆迪难民在拂晓被害。(k) 在布卡武，10月下旬，班亚穆伦盖族士兵夺取该城后，杀害了许多人，包括 Munzihirwa 主教、Jean Baptiste Bahati 和 Wasso 教授；(l) 在戈马，11月初，叛军夺取城市后，杀害了 2,754 人，其中约有一半是扎伊尔平民；(m) 在布卡武，11月18日，约有 500 人包括抗议暴力行为的一名牧师在布卡武的 Chimanga 难民营被害；(n) 在贝尼，12月，发现了 120 具扎伊尔士兵的尸体，没有痕迹表明他们死于战斗之中。

199. 攻击、残害、酷刑、残忍待遇或处罚、对人的尊严的侵犯、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所有报告都表明民主力量联盟宁愿屠杀，而不愿意缴获战俘。

200. 劫持人质：没有这种行为的报告。

201. 任意逮捕和未经审判而定罪：一般而言，叛军不抓俘虏，这与队伍中上述马伊马伊士兵的传统有关。

202. 对平民人口的攻击：先是从乌维拉开始，然后在所有被攻占的地区，班亚穆伦盖族军队和后来的民主力量联盟都袭击难民营，包括 Kagunga 和 Kibigoye 的难民营，造成了众多人伤亡和流离失所。更为严重的是，他们公然侵犯《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强迫难民返回他们的原籍国卢旺达和布隆迪，这些胡图族成员返回后很有可能遭到迫害。

3. 前卢旺达军成员和 interahamwe 犯下的行为

203. 包括对卢旺达种族灭绝罪行负有责任的人在内的这类人员的暴力行为在特别报告员的所有报告中都有提及。

204. 攻击、残害、酷刑、残忍待遇或处罚、对人的尊严的侵犯、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a) 在布卡武的 Kashiba，10 月 31 日，在 Nyamirangwe 难民营工作的四名西班牙玛利亚会修女(Servando Mayor, Miguel Angel Isla, Julio Rodriguex 和 Fernando de la Fuente)被约 100 名 interahamwe 分子杀害；(b) 在马西西的 Kitshanga，11 月 6 日至 7 日，20 名扎伊尔人，包括前戈马市长 Biku Sikawana 和闻名的人权倡导者 Jean Marie Kati-Kati 的子女，被 interahamwe 分子杀害；(c) 前卢旺达军成员和 interahamwe 分子从南基伍向西行进的时候，将大批平民劫为人质，后来将他们杀害，特别是在瓦利卡莱和马西西。

205. 攻击、残害、酷刑、残忍待遇或处罚、对人的尊严的侵犯、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没有这类行为的报告。

206. 劫持人质：在难民营，前卢旺达军成员和 interahamwe 使伴随自己流亡但没有参加种族屠杀的胡图族同志长期充为人质，作为不被缴械的一种保证。与返回家园的少数难民给人的一种长期印象相反(尽管难民署一再努力，扎伊尔政府也施加压力)，无辜的人民愿意返回，一旦摆脱士兵的控制后，就有 700,00 多人这样做了。这一数字可以说明被扣为人质的难民有多少人。Mugunga 实行的严密管制使人质长期被扣留。而且，扎伊尔在戈马陷落后也将逃难的人扣为人质，迫使他们与军队在一起，充当抵御民主力量联盟或 APR 攻击的人体盾牌。

207. 任意逮捕和未经审判而定罪：他们不缴获俘虏。

D. 使用儿童

208. 根据几份报告，冲突中使用了儿童，甚至扎伊尔军也使用儿童。据认为，它在基桑加尼和 Kindu 招募儿童，但尚未证实这一说法。民主力量联盟方面儿童参战似乎显而易见，因为招募儿童与其一道打仗是马伊马伊民兵的一个传统。所有使用儿童的行为都违反了《儿童权利公约》第 38 条。

E. 享受接受人道主义援助权利的障碍

209. 冲突的所有当事方都阻碍人道主义援助。在民主力量联盟控制的地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12 月 10 日控告说它们进入营地时遇到了各种困难，其他人道主义非政府组织也有同样的抱怨。在扎伊尔政府控制的地区，尽管时时面临关闭营地和驱逐难民的威胁，人道主义行动一般是接受的。自从 7 月发生利比里亚航空公司事件以后，进入难民营较为困难。国际移民组织从 9 月 27 日起被禁止在扎伊尔活动，所有其他机构也受到怀疑。冲突爆发后，扎伊尔军抢劫了属于各机构包括难民署的大量物资和车辆。

十三、结论和建议

A. 一般性结论

1. 建议的执行

210. 从本报告可以认定，以前报告提出的大部分建议没有被政府采纳。其中包括：将警察和国防部队有效地分开；结束双方部队成员中不受处罚这一令人气愤的现象；进行适当的培训；尊重司法机构的独立性；接受并尊重非政府组织的工作；建立对国家所有居民尊重的气氛，让他们在不受任何种族歧视的情况下，享受人权。

211. 政府在这一年没有与特别报告员很好地合作：先是不同意他 7 月份请问东部，后又不回答他发出的信件。

2. 扎伊尔和国际社会

212. 扎伊尔政府和大多数扎伊尔社会明显地对国际社会持有敌视态度，他们认为国际社会不断地合谋对付他们的国家，国际社会是所有罪恶的根源：联合国安置难民，但没有协助扎伊尔流离失所者；联合国秘书长提出融合难民；难民署协助难民，并与叛军勾结，难民署对此矢口否认；非政府组织也与叛军勾结；非政府组织的官员关心的只是自己的职位；国际移民组织也协助反叛分子；调查难民营贩卖武器情况的国际委员会有失公允；特别报告员缺乏客观；人权委员会指派了特别报告员，等等。

213. 此外，扎伊尔还明确断然拒绝与设法解决大湖地区危机的机构合作。在内罗毕举行了两次会议，都有非洲统一组织和冲突未涉及国家参加，但没有见到扎伊尔代表，尽管蒙博托元帅说他将参加后一次会议。

3. 尊重民主进程

214. 这一年的事件证实了特别报告员在他的历次报告中提到的问题：需要有效地削减蒙博托总统的权力。由于他对扎伊尔军的绝对控制，所以他离开后，武装力量便失去了应付东部紧急事态的必要领导，就一定出现这种结果。

215. 令人奇怪的是，虽然扎伊尔在战场上失利，但国家元首却更加强大：在军队中更加强大，因为要求他去领导；在国际事务中更加强大，因为他被看作是唯一能够解决区域危机的人物；在政治上更加强大，因为甚至他的对手也与他联合起来以达民族和解。

216. 建立国家选举委员会是一个令人欢迎的发展，但后者特别是所有政客必须做出巨大努力来重新赢得在人民中已完全失去的信任。如果他们仍然把民主进程看作是屈服于外来压力的一种方式，而认识不到它的真正作用(即承认在法制下生活的权利，免受恐惧，保证尊重每个人的尊严)，那么他们不会达到这一目的。

217. 特别报告员担心，已进入第七年的过渡期在 7 月 9 日的预定日期无法结束，政客们将无视人民的愿望达成新的协议延长这一日期。选举进程不应废止，即使以东部的事件为借口也不应废止。无论如何，因冲突而进行延长都是不可信的，因为关于选举法和事先要求的延误在南基伍冲突爆发之前便出现了。

218. 特别报告员注意到与他 1994 年和 1995 年访问时观察到的情况一样，国家电台和电视台仍没有自由。

219. 扎伊尔国家已经多年没有设法促进共同福祉和保证尊重人权，1996 年又出现了一个未曾料及的缺陷，即没有武装力量来保卫它。

4. 对人权的尊重

220. 特别报告员无法改变他在前一年表达的看法：1996 年，人权方面没有明显的进展。政府认为特别报告员的这一看法缺乏客观，实际上并非如此。为了表明已有一些进展，政府建议与 1990 年结束的国家党时期的情况相比较。这一论点是不能接受的，因为会导致顺应和麻木。尊重个人生命权和身心健全权方面没有进展。酷刑和虐待仍在继续。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情况，妇女或儿童情况，监狱条件，司法权利情况，公众获得信息权利情况，都没有改善。

221. 因为没有可以增加特别报告员信心的改善，所以 12 月 10 日在金沙萨建立了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代表团，负责监督那里的人权情况，以向特别报告员和高级专员报告，并就各国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促进和保护活动向它们提出建议。

222. 促进和保护人权国家委员会已经成立，只是还没有产生任何明显的成果。

223. 班亚穆伦盖族国籍问题仍然没有任何解决办法，特别报告员认为这一问题是人造的。相反，如本报告增编中所叙述的情况，北基伍的巴图西族人遭到迫害和驱逐。

5. 基伍的冲突

224. 特别报告员坚信，这场冲突可以也应该避免。当初通过对话完全可以解决。冲突各方都没有履行日内瓦四公约共同第 3 条所规定的义务，包括除非军事必要，不得谋害生命和身体健全，杀人，施加酷刑，劫持人质，侵犯人的尊严和任意逮捕(包括逮捕伤病员)。

225. 而且，冲突成为侵犯未参加冲突人员的人权的借口。

B. 建 议

1. 对扎伊尔当局的建议

226. 民主和人权。无论东部的武装冲突如何发展，民主化进程都不能瘫痪，而应加速和扩大。政治阶层必须认识到，只有实现民主，摆脱另一世纪救世主的影响，扎伊尔正在发生的危机才能开始解决。应特别重视在基层尤其是对青年和妇女进行人权、民主和容忍方面的教育。

227.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特别报告员重申他在以前两份报告以及附加报告中提出的所有关于调查和惩治侵犯人权行为的建议。扎伊尔军应保护人民，不应侵犯他们的权利。根据国际文书承认享有国籍的人权十分重要。应保证杜绝以欺诈手段获得扎伊尔国籍。附加报告中曾提到过，*interahamwe* 分子没收被赶回卢旺达的巴图西族人的身份证，很可能发生这种情况。

228.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不应忘记，扎伊尔是一个极为富饶的国家，完全能够使它的人民享受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如果没有能够这样做，纯粹因为应立即适用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盟约》所载的措施没有被采纳。

229. 与联合国的关系。导致作出错误决定的一个大的困难是认为在没有敌人的地方有敌人。扎伊尔与其他国家一样也是国际社会的成员。它有权要求合作，也有义务提供援助。特别报告员希望鼓励扎伊尔政府采取一种归属态度，而不要根据想象中的情况断然拒绝。扎伊尔今年参加人权委员会将提供一次良好机会，表明它对人权事业的承诺。扎伊尔还必须与所有人权委员会机构合作，回答它们的请求和落实所决定的行动，特别是与该国人权情况特别报告员合作。

230. 国际人道主义法。政府和基伍冲突的所有当事方都应充分尊重日内瓦四公约共同第 3 条所载的规范。政府尤其应避免煽动民族和种族仇恨，不单纯出于种族理由而采取镇压措施。

231. 批准国际文书。政府应立即交存日内瓦公约第二附加议定书的批准书，还应交存第一附加议定书的批准书。特别报告员建议政府做出《反对酷刑公约》第 21 条和《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第 14 条规定的宣布。

232. 和平进程。武装冲突必须解决，唯一的解决办法是对话。当局必须避免煽动民族或种族仇恨的一切行为。反叛分子和扎伊尔的反对派已表示愿意这样做。

只有政府没有这样做。友好国家和世界领导人也主动提出翰旋，但扎伊尔政府没有参加磋商。

2. 对国际社会的建议

233. 难民的返回和毁坏的修复。难民在扎伊尔的逗留使扎伊尔蒙受了很大的困苦，大大超出它能忍受的程度。该国需要重建，整个国际社会应给予支持。主要问题是：(a) 重新安置不希望自愿返回的、目前仍留在扎伊尔的难民；(b) 援助国内流离失所者；(c) 恢复环境。

234. 协助民主进程。重建民主是扎伊尔人民的问题，他们必须这样认为，但国际社会援助仍不可缺少。

235. 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该办事处的工作应该维持，但必须考虑的新问题是，特别报告员 1994 年提出建立有两名专家的办事处时北基伍和南基伍的冲突还没有爆发，两方甚至还没有分裂。现在必须意识到，两名专家设在金沙萨，在目前的条件下无法有效地开展工作。

236. 对非政府组织的支持。特别报告员重申有必要使非政府组织专业化，这样做需要国际支持。

237. 大湖地区国家问题特别报告员参加区域讨论和协调机构。令人奇怪的是，人权委员会布隆迪、卢旺达和扎伊尔人权情况特别报告员不参加这些机构，而他们一再提出共同努力克服这场危机。

238. 联合国机构。特别报告员在他的附加报告中提请注意联合国机构之间的活动缺乏协调，人权委员会在许多情况下没有代表(第 133 至 138 段)；三位特别报告员在他们第一次会议的报告中也指出了这一点(E/CN.4/1996/69/，第 17(f)段)。特别报告员希望强调按维也纳世界人权会议的要求加强协调。

239. 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根据《联合国宪章》第 65 条第 1 款，特别报告员建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请求国际法院根据国际法原则就班亚穆伦盖族国籍问题提出咨询意见。

240. 人权委员会对大湖地区形势举行专门讨论。特别报告员在他的附加报告中提议人权委员会举行一次特别会议讨论大湖地区的形势，同时赞同三位特别报告员关于通过一项联合决议的建议。特别报告员重申这项建议，如果不能被接受，应

在第五十三届会议期间专门安排一天研究布隆迪、卢旺达和扎伊尔局势。在第五十二届会议上，已专门安排一天讨论布隆迪问题，在这届会议上同时讨论三个国家的问题是更加可取的。

注 释

¹ 第一份报告(第 61 至 84 段)包含一份关于扎伊尔军和安全部队以及不受惩罚制度的研究。

² 虽然原定 2 月举行公民投票，但没有迹象表明将按时进行。

³ 第一份报告第 156 至 159 段；第二份报告第 75 段和第 122 段；本报告增编第 82 段。

⁴ E/CN.4/1995/67,第 57 段；E/CN.4/1996/66,第 24、26、29、30、84、85、130 段；E/CN.4/1997/6/Add.1,第 98 至 102 段。

⁵ 致世界各国领导人的信。

⁶ 如关于访问卢旺达报告所提到的，第二份报告中的以下两个说法遭到了批评：班亚穆伦盖族约有 400,000 人；(b)自十八世纪以来，他们就生活在现在被认为是扎伊尔的领土上。

访问扎伊尔的报告都提到了这两点。关于所说的数字，由于缺乏统计，可能是 120,000 人到 500,000 人。特别报告员当然不认为他拥有绝对真理，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在目前这场席卷整个地区的危机中，无论外部的援助有多少，叛军在本报告结束时取得了胜利，这绝不会是 120,000 人的群体对拥有 4,500 万人口的国家所能做到的。

关于巴图西族抵达扎伊尔的问题，副总理 Kamanda wa Kamanda 告诉安全理事会他们是 1924 年来到的。

在布鲁塞尔，特别报告员访问了关于这一问题的权威之一 George Weis 教授。他说，“无可争议，Fizi, Mwenga 和乌维拉的图西族人是比利时人抵达之前就在那里的，他们得到了殖民当局的承认。”他认为，他们很可能是 200,000 人至 300,000 人。Kivut 和 Maniema 的前总督 Maurice Willaert 在刚果生活了 30 多年，他证实这些人是先于白人(比利时人或德国人)到达刚果的，Bourgeois 教授同意这一论点，但不同意特别报告员提到的人口数字。Jean Hiernaux 在《关于 Itombwe 图西族的说明》中说，他们是十九世纪到达的，是“在欧洲人来之前”(巴黎人类研究协会备忘录)。J.C. willame 教授认为这一数字是 15,000 人。

⁷ La loi “est révisée sur la base des grandes options politiques arrêtées par le Comité central du Mouvement populaire de la révolution à la suite de l’épineuse question posée dans le discours du Président-fondateur du Mouvement populaire de la révolution.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à l’ouverture de la session de cet organe le 26 mars 1981...” .

⁸ E/CN.4/1997/6/Add.1 号报告说, 维龙加农民协会代表巴胡图族的利益, 出卖农产品来购买武器。开始时, 它可能是一个协会, 后来变成了一个以夺取政权为目标的民兵武装。特别报告员一直到 10 月份才有机会访问这个协会的领导人。创始人和领导人都说, 这个 1980 年建立的协会没有失去它原来的职能; 但他们承认, 作为胡图族的一个标志, 它通常与民族极端主义分子联系在一起。

⁹ 安全理事会在第 1013(1995)和第 1053(1996)号决议中决定建立和维持国际调查委员会, 调查人权观察组织非洲分部提出的关于向扎伊尔难民营运送武器的指控(见第二份报告, 第 52 至 54 段)。委员会在临时报告(S/1996/67,附件)中认为有人在戈马进行“秘密活动”, 卢旺达难民接受培训以“入侵卢旺达”; 在最后报告(S/1996/195,附件), 委员会抱怨扎伊尔当局不予合作, 认为前卢旺达军和 interahamwe 违反安全理事会的禁运而接受武器, 似乎准备入侵卢旺达, 但后来怀疑是扎伊尔人运进来的。

¹⁰ 他们包括: 卢旺达军副司令、共和国总统办公室顾问 Hodali Nsinga 先生; 上诉法院法官 Rukangiba 先生; Butare 的检察官 Kabenga; 最高法院法官 Paul Buyenzi; 军官 Zimuninda Kidumu 和 Kayijyka Francois 及其他人。

¹¹ 一些最具有恶意的言论是卢旺达总统在尚古古省的讲话、扎伊尔军总参谋长的讲话以及最高委员会——过渡国会 9 月 18 日和 27 日的协议。

¹² Kabila 在 Pierre Mulele(1963 年)之后曾与卢蒙巴一道战斗。1965 年他与 Ernesto Che Guevara 联合入侵刚果, 后者认为 Kabila 的部队是“寄生虫”。他是 Shabian 人, 参与了 1960 年代和 1970 年代争取脱离的斗争, 为此被判刑, 以后又获大赦。他的最后几年是在坦桑尼亚和乌干达度过的, 他反对扎伊尔人民的所有民主要求, 特别是 1991 年和 1992 年的抗议和死城以及历史性参加主权会议(他的党拒绝参加)。他说, 他是唯一不腐败、反蒙博托的领导人。他的副手是 Kasaian, 赞同他的分离思想。

¹³ 约有三分之二的人被认为是非参加战斗的扎伊尔平民; 其他大多数人是卢旺达难民, 许多人也是非战斗员。

-- -- -- -- --